

## 中文摘要

状态词缀是一种介于构词词缀与构形词缀之间的语用词缀，这类词缀的共同点是具有描写性，也可称为语用词缀或描写性词缀。状态词缀的主要特点是：根、缀结构松散，词根可以单独使用而词义基本不变。词缀位置确定、缺少独立性，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与词根结合不紧密。词缀无实在意义，只描摹某种状态。书写形式几乎只是单纯记音、不表示意义，在多音节词中有的词缀被视为音节而不是语素。状态词缀有独特的读音规律和语用含义。语音形式变化与词缀化相对应，形成形、音、义对应规律。词缀构成的词感情色彩强，突出情态，有突出的描写性。

本论文以长沙、岳阳两地方言为例，研究探讨了湘方言状态词缀。分别从结构类型、语音语义、用法句例这几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分析描写长沙、岳阳方言状态词缀，由此发现湘方言状态词缀的特点，并探讨了湘方言状态词缀的语用功能。本文首先通过词典、书籍以及日常生活的话语收集湘方言状态词缀的用例；再运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较为全面而详细地描写了两地的语音面貌，用汉语特有的语角词缀角度去分析湘方言状态词缀；并对长沙方言状态词缀、岳阳方言状态词缀；湘方言状态词缀、普通话状态词缀进行对比分析。本文较为详尽地描写长沙、岳阳方言状态词缀，不仅丰富了两地方言的研究，也充实了湘语的研究。

**关键词：**湘方言状态词缀 长沙方言状态词缀 岳阳方言状态词缀 词缀特点 语用角度

## Abstract

The status affix is a kind of pragmatic affix that situated between lexical affix and inflectional affix. The common feature of this kind of affix is it is descriptive; it can also be called pragmatic affix or descriptive affix. The main features are: The structure of root and affix is incompact, the root can be used separately to represent complete meanings; the affix has fixed format and is lack of independency, it can not be used separately; and it has no verily meaning, only describing some kind of status, the written format is not related to its meaning, it just a formation based on pronunciation. In polysyllable word, some affixes are considered syllable, but not morpheme. Status affix has very unique pronunciation regulation and pragmatics meaning. The change of pronunciation and the change of affix are corresponding, forming a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 among formation,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The word that contains affix has more emotional meaning, emphasizing on situation status and especially has descriptive feature.

This paper illu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Changsha and Yueyang dialect, then research the stauts affix of Xiang dialect. This paper analyses and decribes the stauts affix of Changsha ,Yueyang dialect systematiely and comprehensively, by the aspects from structure and pattern, pronunciation and semantic, usage and sentence, which discovers that the feature and pragmatics function of the stauts affix of the Xiang dialect. The whole materials in this paper are collected from dictionary, books and daily life. With the survey of social linguistics, and comprehensive and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tauts of Xiang dialect, whic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of pragmatics angle.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Changsha, Yueyang dialect, not only enriched the affix state between dialect research, also full of research of Xiang dialect.

**Keywords:** The stauts affix of Xiang dialect    The stauts affix of Changsha  
dialect    The stauts affix of Yueyang dialect    The feature of affix  
Pragmatics function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黑龙江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2010年6月5日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黑龙江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黑龙江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汇编本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10年6月5日

签字日期：2010年6月5日

学位论文作者毕业后去向：

工作单位：

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状态词缀概述

#### 一、什么是状态词缀

“状态词缀大部分是状态词(或状态形容词)的词缀,如‘傻了巴叽’中‘了巴叽’,‘干巴巴’的‘巴巴’。还有一部分是其他词的词缀,如‘试巴’的‘巴’‘吹乎’的‘乎’是动词词缀。‘猛不丁’的‘不’、‘仰八叉’的‘八叉’的‘八’分别是副词、名词词缀。(东北方言常见)。状态词缀是一种介于构词词缀与构形词缀之间(既有构词作用又有构形作用)的词缀,而其构词、构形意义都不十分明显,一般没有实在的词汇义也不具备确定的语法意义(缺少系统性)。例如英语动词、形容词词缀‘ize、ist’等有改变词汇意义和语法范畴的作用,使词可以成为动词、形容词。汉语的“咕、巴、乎”等词缀只增强表现力。英语的‘er’、‘est’只表示形容词的比较级、最高级,而汉语的‘乎乎’、‘不溜丢’等既可以增强程度,又能附加描写意义。如果按照现行的分类法划分,状态词缀是构词词缀中的一类,它同样包括前缀、中缀、后缀。但这些词缀的共同点是具有描写性,或者说其构成的词具有描写性,是突出某种形象、情态、色彩的语用词缀。描写,具体说就是模拟形态、增强语势、表达情感、适合语境。在汉语中状态词缀主要是构成状态形容词。朱德熙认为,状态形容词带有明显的描写性。除了个别状态词缀是由词根虚化而成外,大多数是直接添加的并无实在词汇意义的词缀语素。附加状态词缀能突出词根语素含义的某方面取向,使词的表达更加生动形象,更具有表现力和情感张力。”<sup>①</sup>

#### 二、状态词缀的特点

(一) 状态词缀位置确定、缺少独立性,一般不能单独使用,与词根结合不紧密;根、缀结构松散,词根可以单独使用而词义基本不变。

<sup>①</sup>本文关于“状态词缀”的定义、描写等摘自 马彪《汉语状态词缀及其类型学特征》

(二) 状态词缀没有实在的词汇意义, 只描摹某种状态, 状态词缀的书写形式几乎只是单纯记音、不表示意义, 在多音节词中有的词缀甚至被视为音节而不是语素。状态词缀构成的词感情色彩强, 突出情态, 有突出的描写性。所有的状态词缀都具有语用功能, 表达相应的语用含义。

(三) 状态词缀有一定的读音规律。在自然语言中, 状态词缀读音符合轻读和变调规律, 即使按词典注音计算, 符合轻读和变调规律的也占绝大部分。词典注音出现的不符合读音规则的现象, 一大部分是没有按实际口语读音标注。(马彪, 2009)

## 第二节 湘方言状态词缀的研究现状

### 一、状态词缀相关研究

#### (一) 状态词缀研究

状态词缀又称为描写性词缀, 是语用词缀。按作用分为构词性词缀和构型词缀, 按位置分为前缀、中缀和后缀。传统的词缀研究非常丰富, 但是对状态词缀的研究相对较少。

马彪《现代汉语状态词缀》<sup>①</sup>、《古代汉语状态词缀的变化发展》<sup>②</sup>、《汉语状态词缀及其类型学特征》等, 以汉语方言、古籍及汉藏语系各语族语言为考察、分析的对象, 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汉语的词缀, 尝试构建新的词缀体系及范式。研究了状态词缀的源流、作用及其类型学特征等问题。《哈尔滨方言状态前缀研究》<sup>③</sup>考察、分析了哈尔滨方言状态前缀的类型、作用及特征等问题。

徐世漩《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方式分析》<sup>④</sup>研究了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方式的共同特点, 汉语中的典型后缀大多数都是轻声, 有的甚至不自成音节, 如“一儿”; 苗瑶语言中的前缀不仅都读作轻声, 而且存在着变调、声母变读、韵母脱落、同词根韵母和谐等多种复杂的音变现象, 这些不同的音变形式可以发生在

<sup>①</sup> 求是学刊, 2008年9月第5期

<sup>②</sup> 语言科学, 2008年9月第5期

<sup>③</sup> 汉藏语学报, 2008, (5)

<sup>④</sup> 民族语文, 1999年第4期

同一语言或方言的不同词缀上，也可能发生在与不同词根结合的同义词缀上，甚至还可能发生在与同一词根结合的同义词缀上，从而因词缀读音的不稳定而形成一词多音的现象。在结构形式上，一些不负载具体词义的词缀同词根的附着关系相对松散、可离可合，在进入具体语境后，由于表义上的羨余度或者语音节律的要求，这些词缀同词根有时可以分离，词缀脱落后的词根，词义词性不变，仍可独立运用。状态词缀进入词语后经常会变调，有的还会使词根也变调。

傅雨贤《连平话形容词词缀和程度差异的多样性》<sup>①</sup>中对连平话形容词词缀方式的多样性和程度差异表示法的多样性进行一番初步探讨。

### （二）状态词研究

朱德熙《语法讲义》<sup>②</sup>讲前缀未涉及状态形容词，讲后缀时涉及状态形容词“小小儿的”、“大大方方儿的”、“红扑扑儿的”、“酸不唧儿的”，不过，此处状态形容词后缀指的是“的、儿”。该书确定的状态形容词包括：

(1)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小小儿的。

(2) 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式：干干净净(的)。

(3) “煞白、冰凉、通红、喷香、粉碎、稀烂、精光”等。这类形容词的重叠式是 ABAB 式。

(4) 带后缀的形容词，包括 ABB 式、A 里 BC 式、A 不 BC 式和少数双音节形容词后缀的词：可怜巴巴、老实巴焦。

(5) “f+形容词+的”形式的合成词(f 代表“很、挺”一类程度副词)：挺好的、很小的、怪可怜的。

《语法讲义》所列举的大部分状态形容词都是具有状态词缀的词，只有复合词“粉碎”和单纯的重叠式例外。重叠式带“的”也就是状态词了，不同于单纯的重叠的句法形式变化。“的”实际就是状态后缀。在湘方言中，带“的”状态后缀情况很多，而且很多词能变成后面加“的”的变换加强式。

<sup>①</sup> 《语法·方言探微》，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sup>②</sup> 商务印书馆，1952 年出版，29—31 页、73 页

吕淑湘《现代汉语八百词》<sup>①</sup>中所说的“形容词生动形式表”中有AA加“的”式，带双音节或三音节的ABB式、ABC式、AXYZ式(脏了(里)呱呱)，AABB式、A里AB式。还包括BA式形容词的BABA式重叠加“的”，如“笔直笔直的”。这些都是现代汉语中常出现的形容词的格式，在方言里，这些格式大多也有，有些则是相似。

张国宪《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sup>②</sup>讲状态形容词时，详细地分析了状态形容词的形式鉴别标准，分类，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

尹世超《说“AB的”式状态形容词》<sup>③</sup>以哈尔滨方言中的“AB的”式状态形容词为例，分析了“AB的”式状态形容词的类型，语法功能和语义特点。

### (三) 重叠式研究

王国璋、吴淑春、王干桢、鲁善夫编著的《现代汉语重叠形容词用法例释》<sup>④</sup>收录多类型现代汉语重叠式形容词，包括AA、AABB、ABB、ABAB、A里AB、AXYZ和AAB式，共收入1575条。

石铨《元曲四音状态词缀的构成》<sup>⑤</sup>引王洪君、石毓智说“嚙哩啲啦”类四音拟声词在韵律上有“前暗后亮”、“前轻后重”的特点。元曲中的变形重叠也有前轻后重的特点。尤其第一音节是一个短促的入声，韵尾已没有塞音，整个音节有轻而短的特点，早期很可能是轻音节，是四字格的轻音之所在。《ABB式形容词语在宋代的演变》<sup>⑥</sup>按历时把形容词性ABB形式分为六种结构类型，认为主谓式的发展自成体系，且变化不大。具体到宋代，最明显的变化是随着附加式ABB形容词的形成，并列式ABB短语和述补式ABB短语已基本消失。一、句法功能非谓语气化；二、附加式ABB的音缀化；三、主谓式短语的词汇化；四、名词性重叠结构进入ABB式形容词。《汉语形容词重叠形式的历史发展》<sup>⑦</sup>研究形容词重叠格式AA、AABB、AAB、A里AB和ABAB的产生和演变，考察它们的结

<sup>①</sup> 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637—658页

<sup>②</sup> 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1日出版

<sup>③</sup> 《语法研究和探索》(八)，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sup>④</sup> 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第1版

<sup>⑤</sup>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sup>⑥</sup>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

<sup>⑦</sup> 语言文字应用，2004年11月第4期

构、句法功能和语法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总结形容词重叠形式演变的动因、机制和发展趋势。

戴庆夏《景颇语重叠式的特点及其成因》<sup>①</sup>，景颇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景颇语支，与汉语、藏语等有亲缘关系。景颇语的重叠式非常丰富，是景颇语的一种重要的、常见的语法手段。它具有广泛性、手段多样性、多层次性、多功能性等特点。景颇语之所以出现如此丰富的重叠式，有其语言结构系统的内部原因。本文对景颇语重叠式的主要特点(包括形式、手段、功能等)，作共时分析描写，并对其成因作可能的解释。

华玉明《双音节动词重叠式 AABB 的状态形容词功能》<sup>②</sup>认为动词重叠后可以是动词，还可以是状态形容词。动词可以按“AABB”式重叠，具有状态形容词功能。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sup>③</sup>提供了“里”作为状态词缀的重要证据，嵌入的“里”起的是两种作用：(一)衬音，成为语法重叠的标志。汉语用重叠来表示语法作用的词，或者是双音词而重叠一个音节的或者是四音节词的重叠两个音节的，却没有三音节词而重叠第一音节的形式。现在只重叠双音形容词前一个概念意义成分来表示程度的加强，就需要加垫一个音节，以造成四个音节而平衡地分为前后两段的情形，从而迫近于两个音节重叠的习惯格式。因此，“里”就同时成了其后重出的单音成分是前头成分的语法重叠的标志。(二)增加了贬义色彩。……现在只重叠词的两个概念意义成分之一，性质程度的强化手段显得不够充足，而嵌入的“里”正可以从增强语气和贬义色彩方面给予弥补。……可以说是另一概念意义成分重叠的替代物。

<sup>①</sup> 语言研究，2000年第1期

<sup>②</sup> 唐都学刊，2003年2期

<sup>③</sup> 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87页

## 二、湘方言状态词缀相关研究

### (一) 湘方言状态词研究

张小克《长沙方言的 bA 式形容词》<sup>①</sup>指出有丰富的“bA 的”式形容词是长沙方言的鲜明特色之一。所谓“bA 的”式形容词是指“捞轻的、匡臭的、酸的”之类形容词。这类形容词不能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无疑属于状态形容词之列。“bA 的”意思大体相当于北京话的“很 A”。

沈红宇《长沙方言状态形容词讨探》<sup>②</sup>列举了长沙方言状态形容词的结构类型，说“附加式状态形容词在长沙方言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各形式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对应转化关系”。

方平权《岳阳方言状态形容词的若干形式和特点》<sup>③</sup>中提到：现代汉语普通话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的主要形式，一种是副词直接加在形容词前，如：“很好”，这在岳阳话中的对应的表达是“蛮好”；一种是形容词+得+副词，如：“好得很”。这在岳阳话中的对应表达是“好得奇”、“好得新鲜”等。但是，岳阳话中形容词程度的表达主要不是这样的形式，而是大量运用重叠、加缀等方式使形容词和副词形成一个固定结构，来表达某一种性状的程度（有时还包括某些动作的方式）。认识这些形式，对于认识岳阳话是相当重要的。

### (二) 湘方言重叠式研究

彭逢澍《湘方言考释》<sup>④</sup>附录“湖南娄底方言中的‘四字格’”介绍了娄底方言中丰富的“四字格”，并把这些词组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组合而成，一类是固定词组。

李雨梅，曾常红《湘乡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sup>⑤</sup>湘乡话属湘语衡邵片，是老湘语的代表语种之一。湘乡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有 ABB、AABB、A 起 A 起、A 里 A 气、多(好)八 B、AXAY、XAYA 等。从重叠式构成特征和语义特征、语音特征、

<sup>①</sup> 方言，2004 年第 3 期 274—283 页

<sup>②</sup>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 年第 5 期

<sup>③</sup> 云梦学刊，1994 年第 1 期

<sup>④</sup>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 4 月第一版

<sup>⑤</sup> 文史博览·理论·2007，21—22 页

语法功能这几个方面入手对湘乡方言的重叠式进行描写,为湘方言重叠式研究提供丰富的语言资料。

尹钟宏《娄底方言重叠式的构成形式及特征》<sup>①</sup>列举娄底方言有名词重叠式、动词重叠式、形容词重叠式、量词重叠式等多种,这些重叠形式在语音、语法、语义等方面有其特征,为汉语形态学的建立提供了富有特色的方言材料。娄底方言的重叠形式有其独特之处,文中所说的重叠式,既有语素的重叠,也有词的重叠,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都有重叠形式,尤其是娄底方言中有丰富的“四字格”,重叠形式十分丰富。

胡艳柳《湖南临湘方言的重叠式及类型小探》<sup>②</sup>中较为详细列举了临湘方言中各类重叠式,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的重叠式,并与普通话的重叠式进行比较。

李启群《吉首方言的重叠式》<sup>③</sup>中列举吉首方言中名词、动词、副词、量词、形容词的重叠式,分类详细,内容丰富,并且讨论了吉首方言重叠式的构成和意义。

已经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湘方言的语音、语法、语义、语用这些方面做了各式各样的研究。对方言词缀的研究,大多都是传统词缀研究,常作为方言语法中的一部分出现。状态词缀与这状态词和重叠式这两种结构有着密切关系,有的状态词缀出现在状态词和重叠式中。至今为止,已有不少学湘方言学者对各类湘方言的状态形容词和重叠式进行了详尽地分析。

### 三、已有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上述所提到的很多研究,包括一些见解,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传统词缀的研究数量很多,很多语法专著中都有详细地分析和描写。有关重叠式和状态词的研究也相当丰富,很多学者对重叠式、状态词的历史发展,结构特点以及功能意义都有深入细致地研究。湘方言中重叠式和状态词研究数量也相当

<sup>①</sup>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第6期 2005年12月

<sup>②</sup> 语言应用研究, 2008年113页—115页

<sup>③</sup> 吉首大学学报, 1994年第3期 43—48页

可观，但是却没有从湘方言状态词缀这个角度进行过研究。在已有的有关状态词研究中，大部分描写的是状态形容词的分类，特点和意义，所涉及到的状态词研究，较多的是状态形容词研究。有很多包含状态词缀的状态词，却没有研究从状态词缀的角度去分析。有的重叠式研究中，仅对某一特殊的种类或相近相关种类进行分析。如“ABB”、“AABB”、“A里B”、“XAYA”等格式，它们中间是包含有状态词缀的，但是很多研究只是从重叠式的角度去分析它们，没有从状态词缀的角度去分析它们的。

### 第三节 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意义

本文描写的湘方言状态词缀主要集中为长沙、岳阳两地方言的状态词缀。分别从结构类型、语音语义、用法句例这几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分析描写长沙、岳阳方言状态词缀，由此发现湘方言状态词缀的特点，并探讨了湘方言状态词缀的语用功能。文中的材料主要来自于词典、书籍、传媒和日常生活，但是由于现有文献对于状态词缀的研究有限，文中材料并非十分全面，而且词典等文献多为老派方言语音，主要体现在长沙方言调查<sup>①</sup>中。岳阳方言注音多以新派语音为主<sup>②</sup>。

本文首先通过词典、书籍以及日常生活的话语收集湘方言状态词缀的用例；再运用社会语言学的调查方法，较为全面而详细地描写了两地的语音面貌，用汉语特有的语角词缀角度去分析湘方言状态词缀；并对长沙方言状态词缀、岳阳方言状态词缀；湘方言状态词缀、普通话状态词缀进行对比分析。

本文较为详尽地描写长沙、岳阳方言状态词缀，不仅丰富了两地方言的研究，也充实了湘语的研究。在湘方言研究中，各地状态词和重叠式研究也相当丰富，在湘方言状态词缀研究中，所涉及到的状态词，不仅是形容词，也有动词、副词。并且对湘方言状态词缀进行了全面性、系统性地描写和分析，状态

<sup>①</sup> 长沙方言调查中调查对象多为中年或老年人，所以实际注音时多参考于《长沙方言词典》。

<sup>②</sup> 岳阳方言没有如《长沙方言词典》这类权威文献标音，而且很多材料来自于日常生活，本文的方言注音多为本人的实地考察，部分参考方平权的《岳阳方言研究》。本人是岳阳市人，对新派语音较为熟悉，所以本文以新派语音为主。

词缀种类相当丰富，形式多，数量大。不仅从湘方言两个地区方言实际的角度去分析状态词缀，而且对状态词缀类型分类详细，描写详尽，并且能从状态词缀语音语义、结构特点、用法句例、语用特征等方面充分分析和研究湘方言状态词缀。

研究凡例、发音人

长沙方言发音合作人：

陈玉堂 男 56岁 退休

陈 昭 女 25岁 财务

丁 鑫 男 26岁 审计

郑娉驰 女 60岁 退休

李嗲嗲 男 78岁 退休

岳阳方言发音合作人：

李健生 男 53岁 国企工人

胡爱萍 女 50岁 退休

唐 璟 女 23岁 护士

下面对符号的使用做一个说明：

- (1) 使用国际音标来记录方言的元音、辅音。
- (2) 使用五度制的数字来记录调值。
- (3) 对一个词进行解释或举例的时候，这个词用~代替。
- (4) 口语中存在，找不到相应汉字，就用“口”代替。

## 第二章 湘方言状态词缀

### 第一节 湘方言简介

湖南省位于中国南部,在长江和洞庭湖之南,是个方言复杂的省份,大方言有湘语,西南官居话、赣语、客家话4种,另外还有湘南土话、沅陵乡话等。每一种方言都是历史形成的,都可以去追溯它的历史渊源。“千百年来北方和东方对的移民促使湖南这片土地上的汉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五代以前,湖南的外地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湖南的外地移民则多来自东方。北方移民南迁前后三次浪潮不仅在湖南境内沅、澧二水流域形成了北方方言(即西南官话)地区,也对湘语尤其是湖南北片的湘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东方来到湖南的移民绝大多数属于江西籍。随着江西籍移民的大量涌入,赣语在湖南产生巨大影响,以至在湘东由北而南形成狭长地带赣语区,或是在湘中、湘西等其它地区留下了赣方言点,或是让一些其他地点方言带上了不同程度的赣语色彩。”<sup>①</sup>

“湘语是湖南的代表方言,分布较广,主要集中于湘中一带,可分为长沙型、湘乡型两种类型。长沙型湘语以长沙,湘潭、衡阳为代表,位于湘中偏东地区;湘乡型湘语以湘乡、新化、邵阳为代表,位于湘中偏西地区。”<sup>②</sup>岳阳境内方言复杂,根据《湖南方言的分区评述及再分区》<sup>③</sup>的“声韵调系统的三重投影法”,把岳阳方言划分在湘语区方言点内,但是平江划分在赣语区方言点内。岳阳县方言属于湘语还是赣语,至今仍有争议。本文分别以湘语的典型长沙方言和情况复杂的岳阳方言为研究对象,探讨两地状态词缀的类型、特点和使用情况,发现湘方言状态词缀种类多样,数量丰富。

<sup>①</sup> 本节有关湘方言简介摘自《湖南省志》第二十五卷 方言志 上册 概述 三、方言背景

<sup>②</sup> 《湖南省志》第二十五卷 方言志 上册 2001年

<sup>③</sup> 李蓝 《语言研究》1994年2期

## 第二节 长沙方言状态词缀

### 一、长沙方言简介

长沙市为湖南省会所在地，位于湖南省东部偏北，湘江下游。“长沙方言是湘方言中发展变化较快的一支，方言学界有人把它作为‘新湘语’的代表。以长沙话为代表的一类湘语主要特点是全浊塞音、塞擦音全部清化（以湘乡话为代表的另一类湘语仍保留浊音）、而清化不以送气作为补偿手段，平声一律不送气、仄声有部分送气。长沙话原有尖团之分、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之分，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派的这些差别都已消失。长沙话的鼻尾韵有前移的趋势，如[ŋ]变为[n]，[n]变为鼻化。不过，鼻化韵如山摄开口四等先韵，听起来既象弱鼻化，又象弱鼻尾，表现了正在过渡而尚未完成的迹象。长沙话还保留入声，自成一调，但无塞尾。长沙话与其他湘方言一样，只有子尾，没有儿尾，而且子尾非常丰富。普通话的儿尾，长沙话往往省略或用子尾，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不带儿尾、子尾的，长沙话也往往加上子尾。”<sup>①</sup>

### 二、长沙方言状态词缀

用“+”号连接词根、词缀，词根主要用A或AB表示，ABCD中相邻字母表示的成分语义关系近，如ADBC式（白不吡咧），A和BC（白吡咧）的关系近。

本文共收录长沙方言状态词缀178类，词语550个。其中分为前缀5种，词缀75类，词130个；中缀7种，词缀26类，词50个；后缀11种，词缀77类，词370个。

#### （一）前缀

##### 1、B+A式（单音节前缀“B”）（词缀61类，词115个）

精光、精瘦、烧热、浏清、溜清、白酸、浸酸、弄白、弄软、弄黄、□[koŋ<sup>24</sup>]<sup>②</sup>  
黄、密黑、密严、□[mia<sup>55</sup>]黑、□[mia<sup>55</sup>]苦、□[kuan<sup>55</sup>]绿、翡绿、纠绿、  
钉绿、飞爨、滚爨、翻爨、啰熟、透鲜、透亮、泛亮、抿甜、津咸、撇淡、

<sup>①</sup> 有关长沙方言简介摘自《湖南省志》第二十五卷 方言志 上册 第一章 长沙方言；

<sup>②</sup> 本文长沙方言中所有的国际音标注音，包括声调调值参考于《长沙方言词典》

口[kua<sup>11</sup>]涩、滑苦、口[liɑ<sup>55</sup>]苦、口[ɲie<sup>55</sup>]苦、稀洋、稀泻、稀乱[ɕi<sup>33</sup> lɔ<sup>11</sup>]、稀糟、稀烂、糜烂、统烂、统麻、纠麻、稀碎、醱碎、醱融、糜痨、纠痨、飞嫩、飞灵、飞薄、[lan]薄、劈直、壁敦、壁陡、拉稀、[pia<sup>11</sup>]泻、巴碾、巴黏、巴涩、口[tian<sup>11</sup>]巴、口[lən<sup>33</sup>]泡、梆硬、梆紧、绷抻、绷紧、绷硬、绷脆、蜡软、蜡皮、蜡洋、蜡瘪、喷香、蒙细、拉粗、捞轻、钉重、崭齐、崭平、崭敦、崭新、焦干、焦枯、焦糊、价湿、拍实、拍饱、拍满、捞空、捞松、罄空、垮松、稀散、纠圈、溜圈、溜尖、溜平、溜光、令糟、令光、囊肥、囊壮、囊胖、刮瘦、刮浑、刮毒、溜活、[lei<sup>33</sup>]活、绷老、拍密、烹臭、烹腥、降臭、匡臭

2、BB+A 式（二音节前缀“BB”）（词缀 2 类，词 2 个）

麻麻黑[ma<sup>33</sup> ·ma xə<sup>24</sup>]、毛毛热[mau<sup>24</sup> ·mau yē<sup>24</sup>]

例解：<sup>①</sup>

麻麻黑：模模糊糊一片黑。例：天还冒亮，外面还是~。

毛毛热：微温。例：菜冷咖哒，饭还有点~。

3、CD+AB 式（二音节前缀“CD”）（词缀 4 类，词 5 个）

稀里糊涂、稀里哗啦、叽里呱啦、噼里啪啦、清丝蜜甜[ts'in<sup>33</sup> sl<sup>33</sup> mi<sup>24</sup> tiē<sup>13</sup>]

例解：

清丝蜜甜：味道很甜。例：咯号桔子~的。

4、B+A+C+A（多音节前缀“B”“C”）（词缀 5 类，词 5 个）

挤密研密[tsi<sup>41</sup> mi<sup>24</sup> ŋa<sup>11</sup> mi<sup>24</sup>]、板密研密[pan<sup>24</sup> mi<sup>24</sup> ŋa<sup>11</sup> mi<sup>24</sup>]、雷急火急[lei<sup>13</sup> tci<sup>24</sup> xo<sup>41</sup> tci<sup>24</sup>]、捞松垮松[lau<sup>33</sup> soŋ<sup>33</sup> k'ua<sup>11</sup> soŋ<sup>33</sup>]

例解：

挤密研密：密密麻麻。例：天上的星星~，地上的石头挤得冒得条缝，拿起杂扫把打凤凰金龟，下下打不中。（儿歌）

雷急火急：很着急的样子。例：车就要开了，他才~赶到火车站。

5、BCD+A 式（三音节前缀“BCD”）（词缀 3 类，词 3 个）

<sup>①</sup> 长沙方言中的例解，大部分来自《长沙方言词典》，部分例句来自收集的日常用语。

嘿死八远[xə<sup>24</sup> sɿ<sup>41</sup> pa<sup>24</sup> yē<sup>41</sup>]、哈死八远[xa<sup>33</sup> sɿ<sup>41</sup> pa<sup>24</sup> yē<sup>41</sup>]、无时八晏  
[u<sup>13</sup> sɿ<sup>13</sup> ·pa ŋan<sup>55</sup>]

前缀能增加词语的程度，使其更生动形象。这些带前缀的词往往不能再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少数几个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如：刮毒（非常狠毒）单音节前缀多读阴平和入声，但在口语中，经常变调成阴去来加重加深程度。

叠音双音节前缀也符合读音规律，第二音节轻声，更加重了程度效果。前缀“稀里”、“噤里”常与词根“哗啦”、“呱啦”形成双声或叠韵关系，增强表现力。

## （二）中缀

6、A+C+B式（单音节中缀“C”）（词缀2类，词3个）

乡巴佬[ɕian<sup>33</sup> pa<sup>33</sup> lau<sup>41</sup>]、精打光[tɕin<sup>33</sup> ta<sup>41</sup> kuan<sup>33</sup>]、稀巴烂[ɕi<sup>33</sup> pa<sup>33</sup> lan<sup>11</sup>]

例解：

精打光：一点也不剩。例：他怕有可能蛮饿哒，把饭菜中恰得~。

稀巴烂：很烂。例：那些个细伢崽（小孩子）就真有蛮烦躁，好好的蛋糕不恰，打得个~。

中缀的“稀巴烂”归到前缀类也不是不可以，因为“稀”、“巴”都是词缀，但是“稀烂”本来是个状态形容词，“巴”应该是后嵌进中间的中缀。所以归入中缀类，加了中缀“巴”后程度加重，还增加了贬义色彩。同样“精打光”也是一样，“精”、“打”都是词缀，“打”作为后嵌中缀程度重深。

7、A+C+AB式（单音节中缀“C”）（词缀2类，词6个）

梦里梦冲[mɔŋ<sup>11</sup> ·li mɔŋ<sup>11</sup> ts'ɔŋ<sup>33</sup>]、痞里痞气[p'i<sup>41</sup> ·li p'i<sup>41</sup> tɕ'i]、痲里痲气[mei<sup>33</sup> ·li mei<sup>33</sup> tɕ'i<sup>55</sup>]、熨斯熨贴[y<sup>24</sup> sɿ<sup>33</sup> y<sup>24</sup> t'ie<sup>24</sup>]、土里土气、神里神经

例解：

熨斯熨贴：干净整洁，办事情妥当。同“熨期二贴”（属于“BC”中缀式）例：你莫看他平时做事不怎么样啦，这件事还是搞得~哒。

梦里梦冲：头脑不清醒，胡思乱想，异想天开。例：你哪里咯样~啰，骂起叔叔哒。

痞里痞气：流里流气。例：一个~的家伙从公共汽车上下来。

“梦里梦冲”、“痞里痞气”这类的中缀“里”形成了一种“A里AB”的固定搭配，在长沙方言中，有不少这样的搭配，口语中更为常见，将“里”变调成轻声，“AB”重读常用于贬义。将词根“A”重叠后再加上中缀“里”构成“A里AB”式更增加了贬义色彩。

#### 8、BA+C+A式（单章节中缀“C”）（词缀2类，词17个）

死咸子咸、死矮子矮、死慢子慢、死呆子呆、干冷子冷、嘎白子白、沔热子热（十分闷热）、哑红子红（红得不艳）

很冷八冷、很高八高、很快八快、很慢八慢、很早八早、很冷八冷、很晏八晏、很重八重、无晏十晏[u<sup>13</sup> ŋan<sup>55</sup> sɿ<sup>24</sup> ŋan<sup>55</sup>]

例解：

死咸子咸：很咸，咸得过分。例：他现在做菜有蛮难吃，~。

无晏十晏：同前“无时八晏”，很晚。例：你今天就要早点回来啦，莫像以前一样，一老~的。

“死A子A”也是一种长沙方言的固定搭配，“死”是程度副词，“子”无实义，两者与词根“A”一起更大程度地加深“A”的意义。中缀“子”不仅与“死”形成固定搭配，同时也能与其它一些副词搭配。如“哑红子红”的“哑”（暗，不鲜艳）。但“嘎白子白”，“沔热子热”这类情况，实际上这里的“嘎”、“沔”在这里并不是词汇义，只是起到描写作用，我们可以看为前缀。“子”为中缀时一般都是贬义。

“很A八A”这一固定搭配中的“八”却不太相同，一般由入声变调成轻声。口语时大多在第一词根“A”时稍作停顿，并且词根“A”大多为阴去调，这样就形成了明显的节奏感，加之副词“很”的修饰，口语中这般使用更能体现“A”的程度。这种搭配能类推，能够极大地加深语意。

#### 9、A+D+BC式（单音节中缀“D”）（词缀2类，词4个）

馋巴口水[tʂan<sup>13</sup> ·pa ie<sup>11</sup> ɕyei<sup>41</sup>]、汗巴水流[xan<sup>11</sup> pa<sup>33</sup> ɕyei<sup>41</sup> liəu<sup>13</sup>]、

焦巴裂干[tsiau<sup>33</sup> pa lie<sup>55</sup> kan<sup>33</sup>]、乌黢麻黑[u<sup>33</sup> ts'i<sup>33</sup> ma<sup>33</sup> xə<sup>24</sup>]

例解：

馋巴口水：形容小孩口里的口水多。例：莫紧得摸毛坨（小宝宝）的脸咯，搞得~的，又要换衣服。

汗巴水流：形容汗水很多。例：才洗哒澡又跑到外头去搞，搞得一身~的。

10、AB+D+C式（单音节中缀“D”）（词缀6类，词7个）

吓煞巴人、胡说八道、死呆八板[sɿ<sup>41</sup> ŋai<sup>13</sup> pa<sup>24</sup> pan<sup>41</sup>]、黄皮寡瘦[uan<sup>13</sup> pi<sup>13</sup> kua<sup>41</sup> sə<sup>55</sup>]、歪头毁脑、巴不连得、结筋攢筋[ɬie<sup>24</sup> ɬin<sup>33</sup> kuan<sup>11</sup> ɬin<sup>33</sup>]

例：

吓煞巴人：相当吓人。例：崽也，你是冒看到那个车祸场面哦，~的，我腿都吓软哒。

结筋攢筋：同“结丝攢筋”，啰嗦，麻烦，不干脆。例：咯个婆婆~讲了半天，我还是冒听懂。纠缠不休。细伢崽要听话，莫要咯样~。

死呆八板：很呆板。例：那个人做事一路来（一直以来）就是~的，你又不是不晓得。

11、A+E+BCD式（单音节中缀“E”）（词缀1类，词1个）

糊里马大海[fu<sup>13</sup> li m<sup>41</sup> ta<sup>55</sup> xai<sup>41</sup>]

例解：

糊里马大海：形容很脏，多指小孩。例：莫搞得一身~。

12、A+CD+B式（二音节中缀“CD”）（词缀11类，词12个）

乱七八糟、乌七八糟、啰里巴唆[lo<sup>33</sup> li pa<sup>33</sup> so<sup>33</sup>]、零打八碎[lin<sup>13</sup> ta<sup>41</sup> pa<sup>24</sup> sei<sup>55</sup>]、来萨哒神[lai<sup>13</sup> sa<sup>24</sup> ta sən<sup>13</sup>]、死洋蜡气[sɿ<sup>41</sup> ian<sup>13</sup> la<sup>24</sup> ɬi<sup>55</sup>]、槌死八硬[pan<sup>33</sup> sɿ<sup>41</sup> pa<sup>24</sup> ŋən<sup>11</sup>]、槌天石硬[pan<sup>33</sup> t'ie<sup>33</sup> sɿ<sup>24</sup> ŋən<sup>11</sup>]、捞基垮松[lau<sup>33</sup> ɬi k'ua<sup>11</sup> soŋ<sup>33</sup>]、蜡死垮洋[la<sup>24</sup> sɿ<sup>41</sup> k'ua<sup>11</sup> ian<sup>13</sup>]、熨斯二贴、结丝攢筋[ɬie<sup>24</sup> sɿ<sup>33</sup> kuan<sup>11</sup> ɬin<sup>33</sup>]

例解：

零打八碎：零零碎碎。例：他屋里~的东西才多类。

来萨哒神：有精神干某事。例：一讲到玩，你就~。

捞基垮松：松松垮垮，活活动动。例：咯些椅子已经~的，小心它们垮啦。

死洋蜡气：有气无力的样子。例：球打输了，一个个~的。

蜡死垮洋：有气无力，同“死洋蜡气”。很软，多指物。例：这些菜还恰得呀，都~的，坏咯了吧。

梆天石硬（梆死八硬）：形容东西很硬，多指食物。例：咯号月饼~，咬都咬不动。  
形容说话生硬。例：你讲话何改（为什么）是咯样~的咯，别个受不了撒！态度强硬。  
例：看他那杂口气呀，~的，冒得一点让放得（没有一点退让的）。

“汗巴水流、焦巴裂干”中的“巴”也是嵌入原有词的。在《长沙方言词典》中，“汗巴水流”的“巴”读阴平<sup>[33]</sup>，可是实际口语中，“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调成轻声，作用是使其构成的词更具有描写性。同理“八”也是一样的，只是“八”在此处还是保留入声调，更显气势。如“死呆八板”“胡说八道”。如“精打光”类似，“梆死八硬”中的“死八”也为后嵌式中缀。为了方便，没把它分入三音节前缀。“捞基垮松”、“蜡死垮洋”也是同样情况。

### （三）后缀

13、A+B式（单音节后缀“B”）（词缀12类，词27个）

结巴[tɕie<sup>24</sup> pa<sup>33</sup>]、热和[ye<sup>24</sup> ·xo]、灵泛[lɪn<sup>13</sup> fan<sup>55</sup>]、圆泛[yē<sup>13</sup> fan<sup>55</sup>]、  
圈泛[lō<sup>13</sup> fan<sup>55</sup>]、活泛[xo<sup>24</sup> fan<sup>55</sup>]、活口[xo<sup>24</sup> tɕʰə<sup>24</sup>]、扎实[tɕa<sup>24</sup> ·ɕl<sup>24</sup>]、  
肥实[fei<sup>13</sup> ·ɕl<sup>24</sup>]、恶实[o<sup>24</sup> ·ɕl<sup>24</sup>]、面糊、哭巴[k'u pa<sup>33</sup>]、咽巴[ie<sup>11</sup> pa<sup>33</sup>]、  
小气、硬气、土气、板正、平正、稳当、妥当、勾搭、摆弄、作弄、糊弄、  
邪乎、玄乎、空洞

例解：

活泛：动作机灵。同活口[tɕʰə<sup>24</sup>]。例：咯杂伢崽好~的。机器、部件转动自如。例：机子生哒锈，用起来不~哒。经济上宽裕。例：他咯几年搞得蛮~。

灵泛：机灵，聪明。例：咯杂伢崽就~啦，你一讲么子，他就晓得哪么做。

扎实：结实，牢固。例：你莫看我买的这杂盆子贵是贵啊，还是有蛮~的哦。

恶实：利害，严重。限作补语，表程度深。例：他咯一场病就病蛮~的。

圆泛：同“圆泛”，形容物体很圆，也形容人的性格圆滑。

长沙方言的单音状态后缀没有普通话那般丰富，不过同样能构成动词（勾搭）、形容词（热和）或者动名兼类词（结巴）。它们词性不同，描写的状态也有不同。动词都增加了动作的随意性、动态的反复性、动量的约束性（常是小动作）。这些动词甚至向形容词靠近，突出形态，具有某些形容词特点。大多数词可以加词缀“的”或构成 AABB 重叠式增强描写性，例如“妥当的、妥妥当当”等。形容词后缀表现某种“样貌”特征，常有一种加“的”变换式加强程度。这类形容词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但加“的”后的变换式不受程度副词修饰。（马彪，2009）这一特点在长沙方言和普通话中存在着共性。

#### 14、AA+B 式（单音节后缀“B”）（词缀 2 类，词 11 个）

丫丫里 [ŋa<sup>33</sup> ŋa<sup>33</sup> ·li]、泼泼里 [po<sup>55</sup> po<sup>55</sup> ·li]、糠糠里 [k'an<sup>33</sup> k'an<sup>33</sup> ·li]、哆哆里 [ya<sup>55</sup> ya<sup>55</sup> ·li]、轻轻子、高高子、白白子 [pə<sup>24</sup> pə<sup>24</sup> ·ts]、口口子 [lin<sup>33</sup> lin<sup>33</sup> ·ts]、少少子、凉清清里 [lian<sup>13</sup> ts'in<sup>55</sup> ts'in<sup>55</sup> ·li]、粉坨坨里 [fən<sup>41</sup> to<sup>13</sup> to<sup>13</sup> ·li]

例解：

丫丫里：哇哇地。例：毛毛（小婴儿）饿得~哭。

泼泼里：（水、汤）沸腾的样子。例：锅里的水~开。

糠糠里：像筛糠一样浑身发抖，形容受惊吓或很冷的样子。例：冷得~。吓得他~。

凉清清里：形容凉的程度很深。例：热天里岳麓山白鹤泉的水~。

粉坨坨里：指某些食物纤维少而淀粉特别多。例：咯号红薯煮熟哒~。粉嫩。例：你看那个小伢崽水色（脸色皮肤）几好，~。

口 [lin<sup>33</sup>] 口子：悄悄地。例：他走过来，把我吓得一弹吓得一跳。

“里”“子”后缀经常伴随着重叠式出现，多数构成形容词。更为生动，给人感官更直接形象。“里”、“子”作为后缀时为轻声。

#### 15 “——的”式

##### (1) “BA 的”式（后缀“的”词 158 个）

浏清的、溜青的 [liəu<sup>55</sup> ts'in<sup>33</sup> ·ti]、溜清的 [liəu<sup>55</sup> ts'in<sup>33</sup> ·ti]、乌青的、

乌黑的、甚白的[sən<sup>33</sup> pə<sup>24</sup> ·ti]、口白的[səŋ<sup>55</sup> pə<sup>24</sup> ·ti]、刷白的[çya<sup>55</sup> pə<sup>24</sup> ·ti]、嘎白的[ka<sup>41</sup> pə<sup>24</sup> ·ti]、嘎粗的[ka<sup>11</sup> ts'əu<sup>33</sup> ·ti]、弄白的[lən<sup>55</sup> pə<sup>24</sup> ·ti]、弄软的[lən<sup>55</sup> yē<sup>41</sup> ·ti]、弄黄的[lən<sup>55</sup> uan<sup>13</sup> ·ti]、口[koŋ<sup>24</sup>]黄的、聋软的、聋白的、聋黄的、聋泡的[lən<sup>33</sup> p'au<sup>33</sup> ·ti]、聋薄的[lən<sup>33</sup> po<sup>24</sup> ·ti]、齁咸的、墨黑的[mə<sup>55</sup> xə<sup>24</sup> ·ti]、密黑的[mi<sup>55</sup> xə<sup>24</sup> ·ti]、口[mia<sup>55</sup>]黑的、咩黑的、口[kuan<sup>55</sup>]绿的、翡翠的[fei<sup>55</sup> ləu<sup>24</sup> ·ti]、纠绿的[ɬiəu<sup>13</sup> ləu<sup>24</sup> ·ti]、钉绿的[tin<sup>55</sup> ləu<sup>24</sup> ·ti]、共绿的、冰清的[pin<sup>33</sup> ts'in<sup>55</sup> ·ti]、清凉的[ts'in<sup>55</sup> lian<sup>13</sup> ·ti]、滚开的[kuən<sup>41</sup> k'ai<sup>33</sup> ·ti]、飞爝的[fei<sup>33</sup> o<sup>55</sup> ·ti]、滚爝的[kuən<sup>41</sup> o<sup>55</sup> ·ti]、翻爝的[fan<sup>33</sup> o<sup>55</sup> ·ti]、啰熟的[lo<sup>33</sup> ʂəu<sup>24</sup> ·ti]、透鲜的[t'əu<sup>55</sup> siē<sup>33</sup> ·ti]、透亮的[t'əu<sup>55</sup> lian<sup>11</sup>(或 lian<sup>55</sup>) ·ti]、泛亮的[fan<sup>55</sup> lian<sup>11</sup>(或 lian<sup>55</sup>) ·ti]、刷亮的[çya<sup>55</sup> ian<sup>11</sup> ·ti]、清甜的[ts'in<sup>33</sup>或(ts'in<sup>55</sup>) tie<sup>13</sup> ·ti]、抿甜的[mi<sup>55</sup> tie<sup>13</sup> ·ti]、津咸的[tsin<sup>33</sup> xan<sup>13</sup> ·ti]、撇淡的[p'ie<sup>41</sup> tan<sup>11</sup> ·ti]或[p'ia<sup>41</sup> tan<sup>11</sup> ·ti]、口[kua<sup>11</sup>]涩的、滑苦的[ua<sup>55</sup> k'u<sup>41</sup> ·ti]、口[lia<sup>55</sup>]苦的、口[nie<sup>55</sup>]苦的、口[mia<sup>55</sup>]苦的、口苦的[ya<sup>55</sup> k'u<sup>41</sup> ·ti]、咩苦的、白酸的[ɬiəu<sup>55</sup> sō<sup>33</sup> ·ti]、浸酸的[tsin<sup>55</sup> sō<sup>33</sup> ·ti]、精酸的、稀洋的[çi<sup>33</sup> ian<sup>13</sup> ·ti]、稀泻的[çi<sup>33</sup> sia<sup>55</sup> ·ti]、稀乱的[çi<sup>33</sup> lō<sup>11</sup>]、稀糟的[çi<sup>33</sup> tsau<sup>33</sup> ·ti]、稀烂的[çi<sup>33</sup> lan<sup>11</sup> ·ti]、糜烂的[mi<sup>33</sup> lan<sup>11</sup> ·ti]、咩烂的、统烂的[t'əŋ<sup>41</sup> lan<sup>11</sup> ·ti]、统麻的[t'əŋ<sup>41</sup> ma<sup>13</sup> ·ti]、纠麻的[ɬiəu<sup>33</sup> ma<sup>13</sup> ·ti]、稀碎的[çi<sup>33</sup> sei<sup>55</sup> ·ti]、稀旧的[çi<sup>33</sup> ɬiəu<sup>55</sup> ·ti]、醃碎的[mi<sup>33</sup> sei<sup>55</sup> ·ti]、醃融的[mi<sup>33</sup>(mie<sup>55</sup>) iəŋ<sup>13</sup> ·ti]、咩融的、咩癆的、糜癆的[mi<sup>55</sup>(mie<sup>55</sup>) lau<sup>13</sup> ·ti]、纠癆的[ɬiəu<sup>33</sup> lau<sup>13</sup> ·ti]、飞嫩的[fei<sup>33</sup> lən<sup>11</sup> ·ti]、飞红的[fei<sup>33</sup> xən<sup>24</sup> ·ti]、飞灵的[fei<sup>33</sup> lin<sup>13</sup> ·ti]、飞薄的[fei<sup>33</sup> po<sup>13</sup> ·ti]、[lan<sup>33</sup>]薄的、[sə̃<sup>33</sup>]薄的、飞爝的[fei<sup>33</sup> o<sup>55</sup> ·ti]、翻爝的[fan<sup>33</sup> o<sup>55</sup> ·ti]、滚爝的[kuən<sup>41</sup> o<sup>55</sup> ·ti]、滚开的[kuən<sup>41</sup> k'ai<sup>33</sup> ·ti]、劈直的[p'ia<sup>24</sup> tʂ<sup>24</sup> ·ti]、壁敦的[pi<sup>24</sup> tən<sup>55</sup> ·ti]、壁陡的[pi<sup>24</sup> təu<sup>41</sup> ·ti]、拉稀的[la<sup>11</sup> ç<sup>33</sup> ·ti]、[pia<sup>11</sup>]泻的、巴碾的[pa<sup>33</sup> nie<sup>11</sup> ·ti]、巴黏的[pa<sup>33</sup> nia<sup>13</sup> ·ti]、巴涩的[pa<sup>33</sup> ɬie<sup>24</sup> ·ti]、口[tian<sup>11</sup>]巴的、口[lən<sup>33</sup>]泡的、梆

硬的[pan<sup>33</sup> ŋən<sup>11</sup>·ti]、梆紧的[pan<sup>33</sup> tɕin<sup>41</sup>·ti]、绷抻的[poŋ<sup>33</sup> tɕən<sup>33</sup>·ti]、  
 绷紧的[poŋ<sup>33</sup> tɕin<sup>41</sup>·ti]、绷硬的[poŋ<sup>33</sup> ŋən<sup>11</sup>·ti]、绷脆的[poŋ<sup>33</sup> ts'eɪ<sup>55</sup>·  
 ti]、蜡软的[la<sup>24</sup> ye<sup>41</sup>·ti]、蜡皮的[la<sup>24</sup> pi<sup>13</sup>·ti]、蜡洋的[la<sup>23</sup> ŋaŋ<sup>24</sup>·  
 ti]、[la<sup>24</sup> ian<sup>13</sup>·ti]、蜡瘪的[la<sup>24</sup> pie<sup>41</sup>·ti]、喷香的[p'oŋ<sup>55</sup> ɕian<sup>33</sup>·ti]、  
 蒙细的[moŋ<sup>33</sup> si<sup>55</sup>·ti]、蚊细的、蚊碎的、咩碎的、拉粗的[la<sup>24</sup> ts'əu<sup>33</sup>·  
 ti]、捞轻的[lau<sup>33</sup> tɕ'in<sup>33</sup>·ti]、飘轻的[p'iau<sup>33</sup> tɕ'in<sup>33</sup>·ti]、钉重的[tian<sup>55</sup>  
 tɕoŋ<sup>11</sup>·ti]、崭齐的[tsan<sup>41</sup> tsi<sup>13</sup>·ti]、崭平的[tsan<sup>41</sup> pin<sup>13</sup>·ti]、崭敦  
 的[tsan<sup>41</sup> tən<sup>55</sup>·ti]、崭新的[tsan<sup>41</sup> sin<sup>33</sup>·ti]、焦乾的[tsiau<sup>33</sup> kan<sup>33</sup>·  
 ti]、焦枯的[tsiau<sup>33</sup> k'u<sup>33</sup>·ti]、焦糊的[tsiau<sup>33</sup> fu<sup>13</sup>·ti]、价湿的[tɕia<sup>55</sup>(或  
 tɕie<sup>55</sup>)ɕl<sup>24</sup>·ti]、拍实的[p'a<sup>24</sup> ɕl<sup>24</sup>·ti]、拍饱的[p'a<sup>24</sup> pau<sup>41</sup>·ti]、拍满  
 的[p'a<sup>24</sup> mō<sup>41</sup>·ti]、捞空的[lau<sup>33</sup> k'oŋ<sup>33</sup>·ti]、捞松的[lau<sup>33</sup> soŋ<sup>33</sup>·ti]、  
 罄空的[tɕ'in<sup>55</sup> k'oŋ<sup>33</sup>·ti]、垮松的[k'ua<sup>11</sup> soŋ<sup>33</sup>·ti]、稀疏的[ɕi<sup>33</sup> san<sup>33</sup>·  
 ti]、纠圈的[tɕiəu<sup>33</sup> lō<sup>24</sup>·ti]、溜圈的[liəu<sup>33</sup> lō<sup>24</sup>·ti]、溜尖的[liəu<sup>55</sup>  
 tsie<sup>33</sup>·ti]、溜平的[liəu<sup>55</sup> pin<sup>13</sup>·ti]、溜光的[liəu<sup>55</sup> kuan<sup>33</sup>·ti]、令糟  
 的[lin<sup>55</sup> tsau<sup>33</sup>·ti]、令光的[lin<sup>55</sup> kuan<sup>33</sup>·ti]、晕肥的[lei<sup>33</sup> fei<sup>13</sup>·ti]、  
 晕壮的[lei<sup>33</sup> tɕyan<sup>55</sup>·ti]、晕胖的[lei<sup>33</sup> p'an<sup>55</sup>·ti]、刮瘦的[kua<sup>24</sup> səu<sup>55</sup>  
 ·ti]、刮浑的[kua<sup>24</sup> fən<sup>33</sup>·ti]、溜活的、口活的[lei<sup>33</sup> xo<sup>24</sup>·ti]、绷老的  
 [poŋ<sup>33</sup> lau<sup>41</sup>·ti]、密严的[mi<sup>55</sup> ŋan<sup>13</sup>·ti]、拍密的[p'a<sup>24</sup> mi<sup>24</sup>·ti]、烹臭  
 的[p'an<sup>33</sup> tɕ'au<sup>55</sup>·ti]、烹腥的[p'an<sup>33</sup> sin<sup>55</sup>·ti]、降臭的[p'an<sup>33</sup> tɕ'au<sup>55</sup>·  
 ti]、匡臭的[k'uan<sup>33</sup> tɕ'au<sup>55</sup>·ti]、攀[p'an<sup>33</sup>]腥的、攀馊[səu<sup>33</sup>]的、攀香  
 的、攀臭的、逗霸的[təu<sup>55</sup> pa<sup>55</sup>·ti]、嘎木的[ka<sup>41</sup> mu<sup>55</sup>·ti]、口木的[kua<sup>11</sup>  
 mu<sup>55</sup>·ti]、亲像的[tɕ'in<sup>33</sup> tɕ'ian<sup>11</sup>·ti]、捏像的[ŋie<sup>24</sup> tɕ'ian<sup>11</sup>·ti]、通红  
 的[t'an<sup>33</sup> xən<sup>24</sup>·ti]、通亮的[t'an<sup>33</sup> lian<sup>11</sup>·ti]

例解：

溜青的：(头发或布帛)很黑。例：她头发~。

溜清的：(水)很清澈。例：山里的泉水~。

刷亮的：很光亮。例：皮鞋刷得~。

- 刷白的：很白，同“口[sɔŋ<sup>55</sup>]白的”。多指墙壁、瓷器、纸张。例：墙壁~。
- 嘎白的：惨白。例：他的脸~。
- 嘎粗的：等于“拉粗的”。
- 弄白的：很白。例：~纸。毛毛他脸上~。
- 弄软的：很软。例：刚生下来的毛毛一身~。
- 弄黄的：很黄。例：他病哒一场狠的，脸上~。
- 口[koŋ<sup>24</sup>]黄的：很黄。例：他的手熏得~。
- 密黑的：同“墨黑的”、“口[mia<sup>55</sup>]黑的”。
- 口[kuan<sup>55</sup>]绿的：绿的使人讨厌。例：那汤，只怕恰不得哒。
- 裴绿的：很绿。例：菜叶子~。
- 钉绿的：很深的绿。例：毯子~。
- 飞薄的：很薄。例：饼子煎得~。
- 飞嫩的：很嫩。多指蔬菜。例：~黄瓜。
- 飞灵的：很灵验。例：主任亲自出马，包你~，问题保险能解决。
- 飞爨的：同“翻爨的”、“滚爨的”。都是很烫。例：莫到锅前边去，~。
- 啰熟的：很熟。例：田里的泥巴踩得~熟化了的土壤，适合耕种。
- 抿甜的：很甜，同“清甜的”。例：稀饭里放了好多糖，~。
- 津咸的：很咸。同“咸津的”、“齁咸的”。例：这是哪个搞的饭咯，~。
- 撇淡的：很淡。例：汤里冒放盐，~。他一向对咯号事看得~。
- 口[kua<sup>11</sup>]涩的：很涩。例：咯号柿子恰不得，~。
- 巴涩的：很涩口。例：柿子~。
- 巴黏的：很黏。例：咯号家伙~。
- 巴碾的：(汁液)很浓、很稠。例：咯碗茶~。稀饭煮得~。
- 滑苦的：味道很苦。同“口[lia<sup>55</sup>]苦的”、“口[pie<sup>55</sup>]苦的”、“口[mia<sup>55</sup>]苦的”、“口[ya<sup>55</sup>]苦的”。
- 例：咯号药恰得口里~。
- 白酸的：同“浸酸的”、“精酸的”很酸。例：咯一点泡萝卜~。
- 稀洋的：同“蜡洋的”。(衣服、纸等)皱得很利害。例：衣服穿得~哒。

稀泻的：很稀。例：泥巴～。也形容人很烂。例：咯号人在外面混的，～，你不要和他来往。

稀碎的：同“糜碎的”、“醜碎的”。很碎。例：咯回买的米～。

稀糟的：很糟。例：咯件事搞得～。很乱。教室里搞得～。

稀乱的：很乱。例：头发被风吹得～。

稀烂的：很破，很碎。例：咯件衣服～撒，叫我何是穿嘞。

稀散的：很散。例：咯碗蒸鸡蛋冒蒸好，～。

统麻的：（质量或水平）很差、很低。例：咯件衣服～，我要买件好的。

统烂的：很破烂。例：那件衣服穿得～。

纠麻的：极差。例：他的字写得～。（经济）很拮据。例：咯向搞得～，欠哒一身债。

纠癆的：（蔬菜、水果等因失去水分而）严重地萎缩。例：你何解买了一把～白菜回来哒。

纠绿的：很糟糕。绿在湖南方言中有糟糕之意。例：咯号事情你何是叫他搞咯，搞得～。

纠圪的：同“溜圪的”。很圆。例：今天是十五吧，你看月亮～，真好看。

[lan<sup>33</sup>]薄的：很薄。例：肉切得～。

[sə<sup>33</sup>]薄的：很薄。例：咯种纸～。

劈直的：讲直话，直来直去，很直。例：我是一个直性子的人，只晓得～。

壁陡的：（山崖、山坡）非常陡。例：咯座山～。

壁敦的：（物体）整得非常直，（人）站立得很直。例：学生牙子个个站得～。

瓮泡的：很松软。例：馒头蒸得～。

蜡皮的：酥脆的东西受潮后就韧。例：花生～不好恰哒。很疲倦的样子。例：挑哒一天砖，□[lia<sup>24</sup>]（累）得～。

蜡瘪的：很瘪。例：肚子饿得～。

蜡软的：很软。例：柿子～，恰不得哒。形容疲乏无力。例：走哒一天路，两只脚～。

令糟的：很脆。例：刚炒的花生，～。

令光的：很光滑。例：头发梳得～。一点也不剩。例：咯个月的钱用得～哒。

绷脆的：（食物）很脆。例：～泡萝卜。说话爽快干脆。例：她答应得～。

- 绷抻的：很直，布或绳子的两头拉得很直很紧。例：绳子扯得~。
- 绷紧的：同“梆紧的”。
- 绷硬的：同“梆硬的”。
- 蒙细的：同“蚊细的”，很细。例：蚊子声音~。
- 捞轻的：很轻的。例：咯只塑料盆子~。
- 捞松的：很松散。（跟“紧”相对）。例：咯只背包捆得~，要重新捆过一下。（肌肉）很松弛。例：你莫看他胖，他身上的肉都是~。
- 钉重的：很重。例：咯块板子~。
- 崭齐的：同“齐崭的”。很整齐。例：书架上的书摆得~。
- 崭敦的：很硬又很平整。例：咯一叠钞票~。
- 崭新的：同“新崭的”。很新。例：一双鞋子~，他就不穿哒。
- 刮浑的：很浑浊。例：水~。
- 刮毒的：非常狠毒。例：咯号人，心~。
- 刮瘦的：很瘦。例：她病得~哒。
- 价湿的：很湿。例：一身~，你到哪里去哒咯。
- 拍实的：里面塞得很满或者很紧。例：感冒哒，鼻子里~。
- 拍密的：很密。例：车子里好多人，挤得~。
- 拍饱的：很饱。例：肚子里~，不想恰饭。
- 拍满的：很满。例：口袋里塞得~。
- 捞空的：很空。例：早上冒恰饭，肚子里~。
- 罄空的：很空。例：一楼的两间住房，被偷得~。
- 醃融的：同“糜烂的”。（食物）煮得很烂。例：牛肉嫩得~。
- 囊肥的：很肥。一般用于动物，用于人，则表贬义。例：猪喂得~。
- 囊壮的：（人）很强壮，结实。例：那只后生子小伙子~。（动物）很肥。例：咯只鸡~。
- 臊臊的：（气味）很臊。例：尿~。
- 臊臭的：同“烹臭的”、“匡臭的”。很臭。例：沟里的泥巴~。
- 在长沙方言中，有很多“BA 的”中“B”变为<sup>[55]</sup>（阴去调），不论“B”原

先读什么调，通过变调后所表示的程度更深了。例如：清[ts'in<sup>33</sup>]甜的一清[ts'in<sup>55</sup>]甜的。经过两者对比，后一种形式比前一种形式表示的程度更深一些。据张小克统计，长沙方言中约有28%的“BA的”式形容词具有这种变化，在他列举了“BA的”式这类词共200条中，变调的有63条（张小克，2004）。本文列举此类变调的词52条。

如：弄[lən<sup>33</sup>]白的-弄[lən<sup>55</sup>]白的、口[mia<sup>33</sup>]苦的-口[mia<sup>55</sup>]苦的、口[mie<sup>33</sup>]苦的-口[mie<sup>55</sup>]苦的、口[lia<sup>33</sup>]苦的-口[lia<sup>55</sup>]苦的、口[ɲia<sup>33</sup>]苦的-口[ɲia<sup>55</sup>]苦的、口[ɲie<sup>33</sup>]苦的-口[ɲie<sup>55</sup>]苦的、哇[ua<sup>33</sup>]苦的-哇[ua<sup>55</sup>]苦的、聋[lən<sup>33</sup>]薄的-聋[lən<sup>55</sup>]薄的、口[ʂə<sup>33</sup>]薄的-口[ʂə<sup>55</sup>]薄的、精[tɕin<sup>33</sup>]光的-精[tɕin<sup>55</sup>]光的、溜[liau<sup>33</sup>]光的-溜[liau<sup>55</sup>]光的、口[lin<sup>33</sup>]光的-口[lin<sup>55</sup>]光的、焦[tɕiau<sup>33</sup>]干的-焦[tɕiau<sup>55</sup>]干的、精[tɕin<sup>33</sup>]干的-精[tɕin<sup>55</sup>]干的、口[mə<sup>33</sup>]黑的-口[mə<sup>55</sup>]黑的、糜[mi<sup>33</sup>]黑的-糜[mi<sup>55</sup>]黑的、口[mia<sup>33</sup>]黑的-口[mia<sup>55</sup>]黑的、咩[mie<sup>33</sup>]黑的-咩[mie<sup>55</sup>]黑的、糜[mi<sup>33</sup>]烂的-糜[mi<sup>55</sup>]烂的、咩[mie<sup>33</sup>]烂的-咩[mie<sup>55</sup>]烂的、糜[mi<sup>33</sup>]痨的-糜[mi<sup>55</sup>]痨的、咩[mie<sup>33</sup>]痨的-咩[mie<sup>55</sup>]痨的、糜[mi<sup>33</sup>]融的-糜[mi<sup>55</sup>]融的、咩[mie<sup>33</sup>]融的-咩[mie<sup>55</sup>]融的、冰[pin<sup>33</sup>]冷的-冰[pin<sup>55</sup>]冷的、清[tɕ'in<sup>33</sup>]凉的-清[tɕ'in<sup>55</sup>]凉的、清[tɕ'in<sup>33</sup>]甜的-清[tɕ'in<sup>55</sup>]甜的、抿[min<sup>33</sup>]甜的-抿[min<sup>55</sup>]甜的、通[t'en<sup>33</sup>]红的-通[t'en<sup>55</sup>]红的、弄[lən<sup>33</sup>]黄的-弄[lən<sup>55</sup>]黄的、聋[lən<sup>33</sup>]泡的-聋[lən<sup>55</sup>]泡的、聋[lən<sup>33</sup>]软的-聋[lən<sup>55</sup>]软的、价[tɕia<sup>33</sup>]湿的-价[tɕia<sup>55</sup>]湿的、溜[liau<sup>33</sup>]平的-溜[liau<sup>55</sup>]平的、溜[liau<sup>33</sup>]尖的-溜[liau<sup>55</sup>]尖的、溜[liau<sup>33</sup>]活的-溜[liau<sup>55</sup>]活的、溜[liau<sup>33</sup>]乌的-溜[liau<sup>55</sup>]乌的、乌[u<sup>33</sup>]青的-乌[u<sup>55</sup>]青的、纠[tɕiau<sup>33</sup>]酸的-纠[tɕiau<sup>55</sup>]酸的、精[tɕin<sup>33</sup>]酸的-精[tɕin<sup>55</sup>]酸的、津[tɕin<sup>33</sup>]咸的-津[tɕin<sup>55</sup>]咸的、绷[pən<sup>33</sup>]硬的-绷[pən<sup>55</sup>]硬的。这些前缀都是由阴平调变成阴去调。又如：刷[ɕya<sup>24</sup>]白的-刷[ɕya<sup>55</sup>]白的、刷[ɕya<sup>24</sup>]亮的-刷[ɕya<sup>55</sup>]亮的、口[kən<sup>24</sup>]黄的-口[kən<sup>55</sup>]黄的、口[lən<sup>24</sup>]黄的-口[lən<sup>55</sup>]黄的。这些则是由原来的入声调变成阴去调，很明显，这样的情况比较少。也有词根“A”变调成<sup>[55]</sup>阴去调，表示程度更深。

如：溜滑[u<sup>24</sup>]的-溜滑[u<sup>55</sup>]的、拔实[sɿ<sup>24</sup>]的-拔实[sɿ<sup>55</sup>]的、拍实[sɿ<sup>24</sup>]的-拍实[sɿ<sup>55</sup>]的（入声变阴去）、刷亮[liɑn<sup>41</sup>]的-刷亮[liɑn<sup>55</sup>]的、泛亮[liɑn<sup>41</sup>]的-泛亮[liɑn<sup>55</sup>]的、透亮[liɑn<sup>41</sup>]的-透亮[liɑn<sup>55</sup>]的（上声变阴去）。

“BA的”式结构是长沙方言的鲜明特色之一。“BA”一般是形容词加上“的”字这一状态后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状态形容词。“BA的”式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很A”。在长沙方言里，这种“的”字状态词缀很多，本文例出了158个。对于这个“的”的性质，各家看法不同。有学者认为这个“的”并不是“BA的”形容词内部的一部分，有学者一方面将这类词称为“很X的”类形容词，另一方面又认为其中的“的”是“表示定语关系的助词”，（伍云姬，1999）不免有些自相矛盾。我们认为“BA的”中的“的”是这个形容词内部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分，说得更确切些是个后缀。<sup>①</sup>由于它读为轻声[ti]，和长沙方言里相当于北京话“的”的结构助词同音，在书面上也写作“的”，但它和结构助词“的”是形同实异。在本文中，我们认为“的”是使“BA”更加生动形象，有更丰富的语用能力的状态词缀。

在“BA的”式结构中，也有不少学者对“B”提出异议。据张小克的研究，他指出长沙话里200个“BA的”式形容词中，有81个不同的“B”，并且从音、义两方面论证了“B”应该看作前缀，我们也认可这一看法，但前缀并不一定都能看作是状态前缀。（1）大多数的“B”的是没什么具体意义的，本身的词汇意义已经虚化，语源是不清楚的。其作用只是附在词根“A”前，表示程度的加深。如<sup>②</sup>：钉绿的——锭绿的、甸重的——订重的、纠绿的——韭绿的、啰熟的——糯熟的、累肥的——累肥的、弄白的——葺白的、墨黑的——咩黑的、价湿的——加湿的、糜碎的、密严的、津咸的、滑苦的——哇苦的、壁陡的——笔陡的、臼酸的——纠酸的、喷香的——烹香的、臊臭的——烹臭的等等。这些代表“B”的汉字可以和相近读音的汉字相互替换与词根“A”组成意思相近的词。很显然，它们只起到了记音的作用，并不代表具体意义。（2）还有第二类的“B”，

<sup>①</sup> 张小克. 长沙方言中的“bA的”式形容词. 方言. 2004年第三期 274-283页

<sup>②</sup> 这些是《长沙方言词典》与《长沙方言的“bA的”式形容词》一文对同一词的不同写法。

构词能力具有能产性<sup>①</sup>，虽然此类“B”和第(1)类一样，语源不明，语义虚化。但是一个“B”能与不同的“A”组合，都表“A”的程度很高。如：溜：~尖的、~圆的、~平的、~光的、~活的、~滑的、~清的；捞：~粗的、~平的、~空的、~泡的、~轻的、~松的、~稀的；飞：~嫩的、~薄的、~红的、~绿的、~灵的、~嫩的；拉：~粗的、~饱的、~稀的、~软的、~皱的、~碎的、~枯的等。像这样的“B”还有，但有的只能和少数几个“A”组合。如：滚、拍、弄、梆、巴等。像第(1)类和第(2)类的“B”不仅能进入“BA的”式组合，同时如果没有“的”时，单独与“A”组合，这时的“BA”中的“B”就是状态前缀。如本文之前所说的单音节前缀。

当然在“BA的”式结构中，并不是所有的“B”的语义都虚化了。如：冰凉的、雪白的、清凉的、烧热的等，普通话中常用到，长沙方言也会用到。这里的“B”有实在意义，不是词缀，而是词根。

#### (2) “AB的”式 (51个)

咸津的、花弄的、活泛的、热和的、灵泛的、圆泛的、圈泛的、活泛的、活嫩的、扎实的、肥实的、恶实的、面糊的、哭巴的、咽巴的、硬气的、土气的、板正的、平正的、稳当的、妥当的

在单音后缀时说到过，能靠加“的”的变换式来加强程度。与“BA的”式一样的，“AB的”式也是长沙方言的特色之一，只是相对而言，数量较少。“B”也是词缀，在口语里，常为阴去调和阳平调。阴去：“灵泛的”、“圆泛的”、“土气的”、“稳当的”等（这些原来就是阴去），“恶实的”（入声变阴去），阳平：“哭巴的”、“咽巴的”、“咸津的”、“面糊的”等（阴平变阳平）。

#### 16、AB+C式/A+B+C式<sup>②</sup>（单音节后缀“C”）（词缀2类，词37个）

盖嘎哒、活嫩哒[xo<sup>24</sup> lən<sup>55</sup> ·ta]、花弄哒[fa<sup>33</sup> loŋ<sup>55</sup> ·ta]、恶筛哒[o<sup>24</sup> sai<sup>33</sup> ·ta]、热伤哒[ye<sup>24</sup> ʂan<sup>33</sup> ·ti]、雾扎哒、朽俵哒[ɕiəu<sup>41</sup> ie<sup>11</sup> ·ta]、朽口哒[ɕiəu<sup>41</sup> kan<sup>11</sup> ·ta]、恨毒哒[xən<sup>55</sup> təu<sup>24</sup> ·ta]、奸潜哒、大懂哒[tai<sup>11</sup> toŋ<sup>41</sup>

<sup>①</sup> 湘方言词汇研究 第六章 湘方言中的附加式合成词 第一节 附加式状态形容词

<sup>②</sup> 为了区别“B”为词根还是词缀，用“+”来表示之间的语义关系的远近

·ta)、劲格哒[tɕin<sup>55</sup> kə<sup>24</sup> ·ta]、酸白哒、喜饱哒、笑哈哒[siau<sup>55</sup> xa<sup>41</sup> ·ta]、笑咪哒[siau<sup>55</sup> mi<sup>55</sup> ·ta]、气口哒[tɕ'i<sup>55</sup> kua<sup>13</sup> ·ta]、气臭哒[tɕ'i<sup>55</sup>]、冷臭哒、喜仰哒、吓猛哒、吓散哒、策兮哒、来萨哒[lai<sup>13</sup> sa<sup>24</sup> ·ta]、鼾噗哒[xan<sup>33</sup> pu<sup>13</sup> ·ta]、灰雾哒[fei<sup>33</sup> u<sup>11</sup> ·ta]、热醉哒、冷醉哒、整齐子、干净子、漂亮子、雪白子、通红子、[lan<sup>33</sup>]嫩子、臭气子[tɕ'au<sup>55</sup> tɕ'i<sup>55</sup> ·tsi]例解：

花弄哒：花色十分鲜艳，（多指而布料或衣服）。例：如今的乡里妹子一个个都穿得~。

活嫩哒：活蹦乱跳的，限指鱼虾等动物，一般不指人。例：今天买的鱼蛮新鲜，只只~。

恶筛哒：非常凶恶的样子。例：下次买东西再莫到那家店去了，那家老板娘~。

雾扎哒：同“雾雾扎扎”。因雾气或扬起的灰尘很厚，或因眼睛有毛病，看东西非常模糊，也指十分不清楚。例：十几个人在房子里蹦蹦跳跳，搞得~。

鼾噗哒：鼾声大作的样子。例：我的个娘啊，这是睡觉还是干嘛，一躺下来就~。

劲格哒：神气十足的样子。（多含贬义）。例：得哒八十多分就~，别个（别人）得了九十多分都冒咯号样子。

朽口[ie<sup>11</sup>]哒：很骄傲自大。（与“劲格哒”义近。也多不贬义。）例：我看不惯他咯样范（样子），~的。

恨毒哒：恨极了。例：~那些坏家伙。

状态后缀“哒”是长沙方言中比较有鲜明特点的，一般为轻声。与“AB的”不同的是，“B”有的是词缀，有的是词根。有的“B”无词汇意，并且能变换成“AB的”形式，但是由于口语习惯，还是常用于“AB哒”式。（A+B+哒）如“酸白哒”、“劲格哒”、“雾扎哒”等。还有的“B”是词根，并与“哒”和词根“A”一起组合成为大多数为形补或动补的词，进一步扩展了词根“A”的程度。为了加强气势，口语中，“A”如果变调成入声，“B”相对变调成阴去调。（AB+哒）如：“活嫩哒”、“花弄哒”、“吓猛哒”等。“A”如果变调成阴去，“B”相对变成阳平和入声调。如：“劲格哒”、“恨毒哒”等。特别是“气臭哒”、“热醉哒”这类“B”，是长沙方言中特有表达程度的词。“子”也常与形容词组合，并且在长沙方言中，与“子”组合的形容词“AB”还能进行重叠，成为：“AABB子”，（AB

子→AABB子)如“整齐子”——“整整齐齐子”、“漂亮子”——“漂漂亮亮子”、“雪白子”——“雪雪白白子”“干净子”——“干干净净子”等。这样更增加了描写性与程度性。同样的,“子”作为后缀时为轻声。

17、AB+CD式/AB+C+D式(单音后缀“C”)(词缀5类,词7个)

快活溜哒[k'uai<sup>55</sup> xo<sup>13</sup> liəu<sup>33</sup> ·ta]、快乐恋哒[k'uai<sup>55</sup> xo<sup>13</sup> liē<sup>33</sup> ·ta]、活泛溜哒[xo<sup>24</sup> fan<sup>55</sup> liəu<sup>33</sup> ·ta]、劲起口哒[ɬin<sup>55</sup> tʰi<sup>41</sup> ie<sup>33</sup> ·ta]、客气口[ie<sup>11</sup>]哒[k'ə<sup>24</sup> tʰi<sup>55</sup> ie<sup>33</sup> ·ta]、大套糊哒[tai<sup>11</sup> t'au<sup>55</sup> fu<sup>33</sup> ·ta]、亲热倒哒[ts'in<sup>33</sup> ye<sup>24</sup> tau<sup>33</sup> ·ta]

例解:

活泛溜哒: 机灵(灵活、宽裕)得很。同“活泛的”,但程度更深。

大套糊哒: 大大咧咧的样子。例:你和他不蛮熟,就在人家屋里~,连礼貌都不懂。

劲起口[ie<sup>33</sup>]哒: 劲头十足,有用不完的劲。例:搞他自己想搞的事就~。

客气口[ie<sup>33</sup>]哒: 非常客气。例:昨天我到小王屋里去,他一屋人都~。

这种类似于“A+B+哒”式,只是词根由单音节变成了双音节。(AB+C+哒)“C”是后缀,与“A+B+哒”式不同,它们不能去掉后缀“哒”和“的”字组合。“CD”中“C”为阴平,“D”为轻声。“客气口[ie<sup>11</sup>]哒”中“口”本声是阳去调,但作为后缀进入词语后变为阴平。

18、ABB式(二音节后缀“BB”)(词缀28类,词41个)

水垮垮[ɕeyi<sup>41</sup> kua<sup>33</sup> kua<sup>33</sup>]、馋滴滴[tsan<sup>13</sup> tia<sup>33</sup> tia<sup>33</sup>]、辣呵呵[la<sup>24</sup> xo<sup>33</sup> xo<sup>33</sup>]、油咧咧[iəu<sup>24</sup> lie<sup>55</sup> lie<sup>55</sup>]、痒兮兮[ian<sup>41</sup> ci<sup>33</sup> ci<sup>33</sup>]、筋暴暴[ɬin<sup>33</sup> pau<sup>55</sup> pau<sup>55</sup> ·ti] 凉悠悠[lian<sup>13</sup> iəu<sup>33</sup> iəu<sup>33</sup>]、汗浸浸[xan<sup>11</sup> tsin<sup>55</sup>(或 ts'in<sup>55</sup>)tsin<sup>55</sup>(或 ts'in<sup>55</sup>) ·ti]、汗巴巴[xan<sup>11</sup> pa<sup>33</sup> pa<sup>33</sup>]、酸白白[sō<sup>33</sup> tʰiau<sup>55</sup> tʰiau<sup>55</sup>]、胖乎乎[p'an<sup>55</sup> fu<sup>33</sup> fu<sup>33</sup>]、热乎乎[ye<sup>24</sup> fu<sup>33</sup> fu<sup>33</sup>]、哈乎乎[xa<sup>41</sup> fu<sup>33</sup> fu<sup>33</sup>]、油乎乎[iəu<sup>24</sup> fu<sup>33</sup> fu<sup>33</sup>]、硬梆梆[ŋən<sup>11</sup> pan<sup>33</sup> pan<sup>33</sup>]、紧梆梆[ɬin<sup>33</sup> pan<sup>33</sup> pan<sup>33</sup>]、松垮垮[soŋ<sup>33</sup> k'ua<sup>33</sup> k'ua<sup>33</sup>]、水淋淋[ɕeyi<sup>41</sup> lin<sup>33</sup> lin<sup>33</sup>]、湿淋淋[ʂt<sup>24</sup> lin<sup>33</sup> lin<sup>33</sup>]、血淋淋[ɕie<sup>24</sup> lin<sup>24</sup> lin<sup>24</sup>]、泪汪汪[lei<sup>24</sup>

uan<sup>33</sup> uan<sup>33</sup>]、水汪汪[ɕei<sup>41</sup> uan<sup>33</sup> uan<sup>33</sup>]、油汪汪[iəu<sup>24</sup> uan<sup>33</sup> uan<sup>33</sup>]、血糊糊[ɕie<sup>24</sup> fu<sup>24</sup> fu<sup>24</sup>]、酸溜溜[sō<sup>33</sup> liau<sup>33</sup> liau<sup>33</sup>]、笑哈哈[siau<sup>55</sup> xa<sup>33</sup> xa<sup>33</sup>]、乐呵呵[luə<sup>55</sup> xo<sup>33</sup> xo<sup>33</sup>]、笑呵呵[siau<sup>55</sup> xo<sup>33</sup> xo<sup>33</sup>]、笑咪咪[siau<sup>55</sup> mi<sup>33</sup> mi<sup>33</sup>]、喜咪咪[ɕi<sup>41</sup> mi<sup>55</sup> mi<sup>55</sup>]、红扑扑[xoŋ<sup>24</sup> p'u<sup>33</sup> p'u<sup>33</sup>]、静悄悄[tɕin<sup>55</sup> tɕ'iau<sup>33</sup> tɕ'iau<sup>33</sup>]、冷清清[leŋ<sup>33</sup> tɕ'in<sup>33</sup> tɕ'in<sup>33</sup>]、假惺惺[tɕia<sup>33</sup> ɕin<sup>33</sup> ɕin<sup>33</sup>]、病怏怏[pin<sup>55</sup> ian<sup>33</sup> ian<sup>33</sup>]、齐崭崭[tɕi<sup>24</sup> tsan<sup>33</sup> tsan<sup>33</sup>]、空捞捞[k'oŋ<sup>33</sup> lau<sup>55</sup> lau<sup>55</sup>]、空洞洞、光溜溜[kuan<sup>33</sup> liau<sup>33</sup> liau<sup>33</sup>]、孤单单[ku<sup>33</sup> tan<sup>33</sup> tan<sup>33</sup>]、皱巴巴[tɕəu<sup>55</sup> pa<sup>33</sup> pa<sup>33</sup>]

双音节后缀“BB”经常与形容词词根和名词词根一起构成“ABB”重叠式。受普通话影响，长沙方言中，这类重叠式有很多和普通话是相似的。“BB”不能单独使用，但也有以下几种情况。(1)“干巴巴”、“乐呵呵”、“热乎乎”等，这类“ABB”式，是形容词词根“A”加上状态词缀“BB”，也是我们最常见的“ABB”式结构，后缀“BB”一般读为阴平<sup>[33]</sup>。(2)“水淋淋”、“血淋淋”、“泪汪汪”、“水汪汪”、“血糊糊”等，词根“A”是名词，与状态后缀“BB”一起组合成了状态词。(3)“空捞捞”、“光溜溜”、“紧梆梆”、“齐崭崭”“酸白白”等，这类比较特殊，是由“BA”逆转后再重叠尾音而成。(BA→(AB)→ABB)。(4)“空洞洞”这类是把单音后缀“B”重叠，“AB”是可以成词的，在长沙方言里这类很少，主要是受了普通话的影响。(AB+B→ABB)。(5)与(4)不同的是，“AB”不能成词。这类“B”不是单音后缀重叠，而是必须以双音重叠的形式存在。如“皱巴巴”、“松垮垮”，但是这类词还可以把词根“A”重叠，构成“AABB”式。

“ABB”式也同样可以加上后缀“的”变换成“ABB的”加强式。加上“的”后，不管原来双音后缀“BB”为何音调，都会变成阴平。

#### 19、AA+BB式(二音节后缀“BB”)(词缀7类，词8个)

慢慢细细[man<sup>11</sup> ·man si<sup>55</sup> si<sup>55</sup>]、摸摸细细[mo<sup>33</sup> ·mo si<sup>55</sup> si<sup>55</sup>]、慢慢吞吞[man<sup>11</sup> ·man t'ən<sup>33</sup> t'ən<sup>33</sup>]、密密麻麻[mi<sup>55</sup> ·mi ma<sup>33</sup> ma<sup>33</sup>]、皱皱巴巴、松松垮垮、苦苦滴滴、雾雾扎扎[u<sup>11</sup> u<sup>11</sup> tsa<sup>11</sup> ·tsa<sup>11</sup>]

“AABB”式在长沙方言中并不是很多。上文所提到过能把双音双叠省略前

叠音而成“ABB”式，“AABB-ABB”，如“皱皱巴巴”、“松松垮垮”。但还有些不能省略前叠音，只能以“AABB”形式存在。如：“慢慢细细”、“摸摸细细”、“慢慢吞吞”，词根在重叠后变为轻声。“雾雾扎扎”是由“雾扎”重叠而来，后缀“扎”在重叠后变为轻声。去掉叠音后可加后缀“的”或“哒”，形成“雾扎的”、“雾扎哒”变换式。

“AABB”也能加上后缀“的”成为“AABB的”变换式。

“ABB”式、“AABB”式有与其他同类结构区别的问题。“首先是不同于句法（形态）重叠式，如“火辣辣”、“红红火火”、“说说笑笑”，前两个有原形词“火辣”、“红火”，且“辣”、“火”也是词根；后一个“说”和“笑”是两个词，重叠后构成并列词组。”<sup>①</sup>长沙方言受普通话的影响，这类形式有很多。但在这里，“BB”是词根，不是词缀。

20、AB+CD式（二音节后缀“CD”）（词缀7类，词10个）

装佯妈绿[tɕyau<sup>33</sup> ian·ma ləu]、装佯意子[tɕyau<sup>33</sup> ian<sup>13</sup>·i·tsi]、胡子拉沙[fu<sup>13</sup>·tsɿ·la sa<sup>33</sup>]、眼泪巴沙[ŋan<sup>41</sup> li<sup>24</sup>·pa sa<sup>33</sup>]、造孽巴沙[tsau<sup>11</sup> nie<sup>24</sup>·pa sa<sup>33</sup>]、作孽巴沙、闹雾哒堆[lau<sup>11</sup> u<sup>11</sup>·ta tei<sup>33</sup>]、吵雾哒堆[ts‘au<sup>41</sup> u<sup>11</sup>·ta tei<sup>33</sup>]、乌焦巴弓[u<sup>33</sup> tɕiau<sup>33</sup>·pa koŋ<sup>33</sup>]、老实巴交

例解：

装佯妈绿：明知道却装作不知道。也做假装之意。同“装佯意子”。例：咯笔钱放哪里，你问他们一屋人搞么子咯，他们全~，会告诉你？

胡子拉沙：形容满脸胡子未加修饰。例：他屋里出了咯号事，看他这几天都是的~，作孽啊。

眼泪巴沙：双眼流泪的样子。例：我是看不得她，一天天~的相。

造孽巴沙：同“作孽巴沙”。很可怜的样子。例：咯只细牙子哭得~的，何解咯？

“装佯妈绿”这是典型的具有长沙方言特色的词语，状态后缀“妈绿”无实在意义，并且“妈绿”可以替换成“马碌”等相近的音，只是一个单纯的记音符号。后缀“巴沙”也是常见的方言。长沙方言中，不仅可以与名词连用，

<sup>①</sup> 马彪，汉语状态词缀构成的语用词缀系统，世界汉语教学，2010，第2期

也能与形容词连用，构成具有方言特色的状态词。但是组合能力不强，仅限于与几个形容让人感到可怜的词组合。如：“可怜（形）巴沙”、“造孽（形）巴沙”、“眼泪（名）巴沙”。这几个词都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弱势的意境。

21、A+BCD 式（三音节后缀“BCD”）（词缀 7 类，词 11 个）

猛天搭地[mɔŋ<sup>41</sup> t'ie<sup>33</sup> ta<sup>24</sup> ·ti]、半(二)不阑干[pō<sup>55</sup>(ə<sup>55</sup>)pu<sup>24</sup> lan<sup>13</sup> kan<sup>33</sup>]、神不愣通[ʂən<sup>13</sup> pu<sup>24</sup> lən<sup>33</sup> t'ɔŋ<sup>33</sup>]、哈不愣通、毛糊隆咚[fei<sup>33</sup> ·fu loŋ<sup>13</sup> toŋ<sup>33</sup>]、灰糊隆咚[fei<sup>33</sup> ·fu loŋ<sup>13</sup> toŋ<sup>33</sup>]、灰不隆通、霉糊隆咚[mei<sup>13</sup> ·fu loŋ<sup>13</sup> toŋ<sup>33</sup>]、油糊隆咚[iəu<sup>13</sup> ·fu loŋ<sup>13</sup> toŋ<sup>33</sup>]、叨儿啷当、蠢不待发[t'yn<sup>41</sup> pu<sup>24</sup> tai<sup>55</sup> fa<sup>24</sup>]

例解：

猛天搭地：做事冒失、莽撞。例：啊也，你用手去抓电线啊，何是咯样~啰！不知天高地厚。例：你~咧，咯号水平还想当冠军啦，不在头轮被淘汰就好了。

半不阑干：同“二不阑干”，事情只做到一半。例：做好事要做到底，做到~有么子用咯？

神不愣通：愣头愣脑。例：莫~咯，咯点咖子汤放咯多盐。发神经。她受了刺激，有点~哒。

毛糊隆咚：形容有毛的动物或是物体的不整洁令人生厌或生畏的样子。例：刚才一只~的东西从我脚边跑过去，吓了我一跳。

灰糊隆咚：同“灰不隆通”。满是灰尘的肮脏样子。例：你看你咯，下午刚换的衣服，搞得~的。

霉糊隆咚：同“霉不隆通”。食物发霉或衣服长满了霉的样子。例：咯个面包~的，恰不得了。

蠢不待发：死不开窍，很笨。例：他硬是~，教几遍也不会做。

哈尔滨方言中“红不棱登”、“花不棱登”、“滑不唧溜”、“灰不溜丢”、“酸不溜丢”的后缀“不棱登”、“不溜丢”与我们长沙方言中“神不愣通”、“灰不愣通”中的后缀“不愣通”是一个意思，只是存在着方言读音和表达上的差异。具体不能解释成什么意思，只是表达“很，非常”之意，更大程度地加深了描

写性，生动，形象。相对于“不愣通”，状态后缀“糊隆咚”的描写性更强，所表达的程度也更深。

22、A+B+A+B式（二音节后缀“B”“B”）（词缀2类，词5个）

痲起痲起[mei<sup>33</sup> tɕ'i mei<sup>33</sup> tɕ'i]、皱起皱起、瓣起瓣起[lɔ<sup>33</sup> tɕ'i lɔ<sup>33</sup> tɕ'i]、  
口起口起[mei<sup>11</sup> tɕ'i mei<sup>11</sup> tɕ'i]、云里雾里[yn<sup>13</sup> ·li u<sup>55</sup> 或 u<sup>11</sup> ·li]

例解：

痲起痲起：没精打采。例：你何是咯样~嘞？

瓣起瓣起：萎靡不振的样子。例：咯只人一路来都是咯样~。

口[mei<sup>11</sup>]起口起：暗地里，暗中。例：莫看他平时没学什么，他是~用功。

云里雾里：糊里糊涂，弄不明白。例：你咯样一讲，反而把我搞得~哒。

后缀“B”重叠，为轻声。“A起A起”是一种固定格式，常用来描摹“A”的状态，重叠词根后，加深程度，增强表现力度。

23、AB+CDE式（三音节后缀“CDE”）（词缀3类，词3个）

泥巴糊卤哒[ni<sup>13</sup> ·pa fu<sup>13</sup> ləu<sup>41</sup> ·ta]、喜欢不恋哒、朽得一口起[ɕiəu<sup>41</sup> ·tə i<sup>24</sup> kan<sup>11</sup> tɕ'i]

例解：

泥巴糊卤哒：到处都是泥巴。例：你到哪里玩去来，搞得一身~。

朽得一口[kan<sup>11</sup>]起：得意、骄傲的样子。例：你看他嘞，发表哒一篇小文章，~。

### 三、长沙方言状态词缀的特点

（一）前缀和中缀相对较少，后缀较多。BBA式，ABB式，AABB式也比较少，（包含在带“的”的词中）并且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变换。（如：ABB→AABB，AABB→ABB）前缀中，单音节前缀相对比多音节词缀多。

（二）后缀“的”“哒”在长沙方言中很常见，尤其带词缀“的”的词最多。（主要指“BA的”式和“AB的”式）共209个<sup>①</sup>。与哈尔滨方言类似，很多词与北方方言一样。如“溜光的”、“稀烂的”、“精光的”、“喷香的”等。词缀“哒”

<sup>①</sup> 统计的209个词，主要是指“BA的”式和“AB的”式，不包括其它形式可以加“的”的加强变换式。其它形式单独进行统计。

也很丰富，结合情况和“的”差不多。

(三) 词缀类型丰富，种类齐全。但是很多都包含在带“的”的词中。在长沙方言中，经常出现先带了前缀后又带后缀“的”的词，如“BA的”式，少数“BA的”式中“B”不是词缀，而是词根，如“雪白的”，“冰凉的”。有些是后缀后再加上后缀“的”，如“AB的”式。还有重叠后缀后再加上后缀“的”，如“ABB的”式。

(四) 有不少具有方言特色的固定搭配，描写性更强。有的具有能产性，如“很A八A”式。能和很多形容词搭配。例如：“很早八早”、“很晏八晏”等。有的组合能力不强，如“死A子A”，词根语素常为贬义。如：“死矮子矮”、“死咸子咸”等。中缀“里”，构成“A里AB”式如：“神里神经”、“梦里梦冲”和“A里B里”式，如：“云里雾里”（后者较少）

### 第三节 岳阳方言状态词缀

#### 一、岳阳方言概说

“岳阳境内方言复杂，有湘语，有赣语和西南官话，而且互相影响。洞庭湖以西、长江以北，是广大的西南官话区，幕阜山连去山以东山区，绵延着漫长的赣方言地域，市辖区湘阴县和汨罗市西南部，和湘语的典型——长沙话的中心地带连成一片。”<sup>①</sup> 岳阳市在洞庭湖的东边，划分在湘语区方言点内。（李蓝，1994）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岳阳方言逐渐形成差异较大的老派和新派<sup>②</sup>。方平权提出，（方平权，1999）岳阳话经历了一个由与北趋同变为与南趋同的过程的观点。他认为老岳阳话受临湘路北、华容这些紧靠长江、洞庭的地带的影响，较多的具有西南官话的特征；而新岳阳话数十年来受岳阳县东北乡话的侵染，则带有了赣语的色彩。本文中对岳阳方言状态词缀的语音

<sup>①</sup> 方平权《岳阳方言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sup>②</sup> 岳阳境内方言复杂，根据《湖南方言的分区评述及再分区》的“声韵调系统的三重投影法”，把岳阳方言划分在湘语区方言点内。但是平江划分在赣语区方言点内。岳阳县方言属于湘语还是赣语，至今仍有争议。本文主要描写的是岳阳市城区新派方言，仍然是湘语，只要受到赣语的影响，带有了赣语色彩而已。

描写，属于新派岳阳话。

## 二、岳阳方言状态词缀

共列举词缀 145 类，词语 462 个。其中分为前缀 5 种，词缀 56 类，词 96 个；中缀 8 种，词缀 29 类，词 101 个；后缀 8 种，词缀 60 类，词 265 个。

### (一) 前缀

1、B+A 式（单音节前缀“B”）（词缀 47 类，词 84 个）

结湿[tɕie<sup>55</sup> sɿ<sup>55</sup>]、价湿[tɕia<sup>55</sup> sɿ<sup>55</sup>]、刷白[sua<sup>55</sup> p'ə<sup>55</sup>]、刷亮[sua<sup>55</sup> liaŋ<sup>33</sup>]、精瘦[tɕin<sup>33</sup> səu<sup>324</sup>]、精光[tɕin<sup>33</sup> kuaŋ<sup>33</sup>]、溜光[liəu<sup>33</sup> kuaŋ<sup>33</sup>]、溜清[liəu<sup>33</sup> t'ɿn<sup>33</sup>]、溜尖[liəu<sup>33</sup> tɕian<sup>33</sup>]、溜活[liəu<sup>33</sup> xo<sup>55</sup>]、口黑[mia<sup>55</sup> xə<sup>55</sup>]、口圆[lən<sup>33</sup> yan<sup>13</sup>]、累肥[lei<sup>33</sup> fei<sup>13</sup>]、累胖[lei<sup>33</sup> p'aŋ<sup>324</sup>]、累壮[lei<sup>33</sup> tsuaŋ<sup>324</sup>]、口粗[mən<sup>33</sup> t'əu<sup>33</sup>]、口细[mən<sup>33</sup> ci<sup>324</sup>]、浸甜[t'ɿn<sup>324</sup> t'ian<sup>13</sup>]、菲嫩[fei<sup>33</sup> lən<sup>31</sup>]、飞嫩[fei<sup>33</sup> lən<sup>31</sup>]、飞灵[fei<sup>33</sup> lin<sup>13</sup>]、飞薄[fei<sup>33</sup> p'o<sup>324</sup>]、滑苦[ua<sup>55</sup> k'u<sup>31</sup>]、浸酸[t'ɿn<sup>324</sup> suaŋ<sup>33</sup>]、白酸[tɕiau<sup>324</sup> suaŋ<sup>33</sup>]、津咸[tɕin<sup>33</sup> xan<sup>13</sup>]、嫩白[lən<sup>31</sup> p'ə<sup>55</sup>]、甸重[tian<sup>33</sup> ts'oŋ<sup>31</sup>]、钉重[t'ian<sup>33</sup> ts'oŋ<sup>31</sup>]、撩清[liəu<sup>33</sup> t'ɿn<sup>33</sup>]、撩生[liəu<sup>33</sup> sən<sup>33</sup>]、透亮[t'əu<sup>324</sup> liaŋ<sup>33</sup>]、通亮[t'oŋ<sup>33</sup> liaŋ<sup>33</sup>]、寡黄[kua<sup>51</sup> faŋ<sup>13</sup>]、寡白[kua<sup>51</sup> p'ə<sup>55</sup>]、瘪淡[p'ia<sup>51</sup> t'an<sup>31</sup>]、喷香[p'ən<sup>324</sup> ciaŋ<sup>33</sup>]、烹香[p'aŋ<sup>324</sup> ciaŋ<sup>33</sup>]、喷臭[p'ən<sup>324</sup> ts'əu<sup>324</sup>]、腓臭[p'aŋ<sup>33</sup> ts'əu<sup>324</sup>]、匡臭[k'uaŋ<sup>33</sup> ts'əu<sup>324</sup>]、腓腥[p'aŋ<sup>33</sup> cin<sup>33</sup>]、巴碾[pa<sup>33</sup> ŋia<sup>13</sup>]、巴黏[pa<sup>33</sup> ŋian<sup>13</sup>]、梆硬[paŋ<sup>33</sup> ŋən<sup>31</sup>]、梆紧[paŋ<sup>33</sup> t'in<sup>51</sup>]、绷抻[pəŋ<sup>33</sup> ts'ən<sup>33</sup>]、绷紧[pəŋ<sup>33</sup> t'in<sup>31</sup>]、绷硬[pəŋ<sup>33</sup> ŋən<sup>31</sup>]、绷脆[pəŋ<sup>33</sup> ts'uei<sup>324</sup>]、蜡软[la<sup>55</sup> yan<sup>31</sup>]、蜡皮[la<sup>55</sup> p'i<sup>13</sup>]、蜡洋[la<sup>55</sup> iaŋ<sup>13</sup>]、蜡瘪[la<sup>55</sup> pie<sup>31</sup>]、拉粗[la<sup>33</sup> ts'əu<sup>33</sup>]、拉稀[la<sup>33</sup> ci<sup>33</sup>]、捞轻[lau<sup>33</sup> t'ɿn<sup>33</sup>]、捞空[lau<sup>33</sup> k'oŋ<sup>33</sup>]、捞松[lau<sup>33</sup> soŋ<sup>33</sup>]、崭齐[tsan<sup>51</sup> t'i<sup>13</sup>]、崭平[tsan<sup>51</sup> p'in<sup>13</sup>]、崭新[tsan<sup>51</sup> cin<sup>33</sup>]、焦干[tɕiau<sup>33</sup> kan<sup>33</sup>]、拍实[p'ə<sup>55</sup> sɿ<sup>55</sup>]、拍饱[p'ə<sup>55</sup> pau<sup>31</sup>]、拍满[p'ə<sup>55</sup> man<sup>51</sup>]、拍密[p'ə<sup>55</sup> mi<sup>55</sup>]、罄空[t'ɿn<sup>55</sup> k'oŋ<sup>33</sup>]、垮松[k'ua<sup>51</sup> soŋ<sup>33</sup>]、垮烂[k'ua<sup>51</sup> lan<sup>31</sup>]、稀散[ci<sup>33</sup> san<sup>51</sup>]、稀烂[ci<sup>33</sup> lan<sup>31</sup>]、

糜烂[mi<sup>13</sup> lan<sup>31</sup>]、统烂[t'ouŋ<sup>51</sup> lan<sup>31</sup>]、统麻[t'ouŋ<sup>51</sup> ma<sup>13</sup>]、纠麻[ɬiau<sup>33</sup> ma<sup>13</sup>]、  
稀碎[ɕi<sup>33</sup> ts'ei<sup>324</sup>]、令糟[lin<sup>33</sup> tsau<sup>33</sup>]、令光[lin<sup>33</sup> kuaŋ<sup>33</sup>]、刮瘦[kua<sup>55</sup>  
səu<sup>324</sup>]、刮白[kua<sup>55</sup> p'ə<sup>55</sup>]、刮浑[kua<sup>55</sup> fən<sup>13</sup>]、密严[mi<sup>55</sup> ŋan<sup>13</sup>]、道静  
[tau<sup>31</sup> tɕ'in<sup>31</sup>]

例解：<sup>①</sup>

道静：很安静。例：住在这里还是很好的，蛮~。

岳阳方言单音前缀与长沙方言单音前缀有很多是重复的，区别就在读音上。在岳阳方言语音中，处于两字组后为阴去声的一般要重读，处于词缀地位的词一般要轻读。（方平权，1999）大部分词语都遵循这一语音规律。如：“统烂”两个都为阳去调，但是“统”轻读，“烂”重读。但是也有特例，如“瘡淡”，两个都为阳去，但是“瘡”字重读了。本身为阴去调的，仍为阴去调。总的来说，前缀“B”多为阴平和阳平。前缀不仅能增加程度，也能加强描写性，这些大多被包含带“的”的后缀中，能与“的”组合构成“BA的”式，也能与“哒”组合构成“BA哒”式。

2、BB+A式（二音节前缀“BB”）（词缀2类，词3个）

麻麻黑、麻麻糊[ma<sup>13</sup> ma<sup>13</sup> ·fu]、嘛嘛糊[ma<sup>31</sup> ma<sup>31</sup> ·fu]

例解：

麻麻糊：凌乱，一团糟。例：这几天~，搞不清坨。

嘛嘛糊：相近于“马虎”。例：嗯莫做事都这么~好吧！

3、BCD+A式（三音节前缀“BCD”）（词缀1类，词1个）

稀死垮烂[ɕi<sup>33</sup> sɿ<sup>51</sup> k'ua<sup>51</sup> lan<sup>31</sup>]

例解：

稀死垮烂：非常地乱。例：不晓得他昨天出了么里什么事，他回来的时候衣服都是~的。

4、CD+AB式（二音节前缀“CD”）（词缀2类，词3个）

<sup>①</sup> 岳阳方言中和长沙方言重复出现的词缀不再单独举出例句，并且已有例句的词语，又被归纳于其它词缀类别时，也不再单独举出例句。本文中词语的解释及有关例句多参考于方平权《岳阳方言研究》。

稀里糊涂、稀里哗啦、叽里呱啦

二音节前缀不多，普通话中也有同样的说法。“稀里”这个词缀比较普遍，但在岳阳方言中，阴平变调成阴去，增加了表现力，增加了气势。

5、BCD+A 式（三音节前缀“BCD”）（词缀 4 类，词 5 个）

嘿死八远[xə<sup>55</sup> sɿ<sup>51</sup> ·pa yan<sup>51</sup>]、哈死八远[xa<sup>33</sup> sɿ<sup>51</sup> ·pa yan<sup>51</sup>]、捞基垮松[lau<sup>33</sup> ·tɕi k'ua<sup>51</sup> soŋ<sup>33</sup>]、蜡死垮洋[la<sup>55</sup> sɿ<sup>51</sup> k'ua<sup>51</sup> iaŋ<sup>13</sup>]、无时十晏[u<sup>13</sup> sɿ<sup>55</sup> ·sɿ ŋan<sup>55</sup>]

例解：

嘿死八远：很远。同“哈死八远”、“呵远八远”。例：嗯看他屋里咯些亲戚咯，他一出事，都跑得~，人呐！

无时十晏：很晚。同“呵晏八晏”、“无晏八晏”。例：嗯自己看看钟，都~了，嗯才晓得回来。

## （二）中缀

6、A+C+B 式（单音节中缀“C”）（词缀 2 类，词 4 个）

亘哒亘[kən<sup>51</sup> ·ta kən<sup>51</sup>]、稀巴烂[ɕi<sup>33</sup> ·p'a lan<sup>31</sup>]、暴哒暴[pau<sup>324</sup> ·t'a pau<sup>324</sup>]、单哒单[tan<sup>33</sup> ·p'a tan<sup>33</sup>]

例解：

暴哒暴：突然之间。例：几年不见，要是~看到嗯，我还不认得哒。

亘哒亘：整整地。例：那件事，我~搞了两年。

单哒单：单独地。例：我反正是~一个人住，几点回去都冒事。

7、A+C+AB 式/B+C+BA 式（单音节中缀“C”）（词缀 6 类，词 31 个）

哪里哪糊[la<sup>55</sup> ·li ·la ·fu]、麻里麻糊[ma<sup>55</sup> ·li ·ma ·fu]、泻里泻糊[ɕia<sup>324</sup> ·li ·ɕia ·fu]、马里马糊[ma<sup>33</sup> ·li ·ma ·fu]、炸里炸糊[tɕa<sup>324</sup> ·li ·tɕa ·fu]、挫里挫形[ts'io<sup>324</sup> ·li ·ts'io ·ɕin]、牙里牙炸[ŋa<sup>33</sup> ·li ·ŋa ·tɕa]、神里神经[sən<sup>13</sup> ·li ·sən ·ɕin]、上忙上紧[səŋ<sup>31</sup> ·maŋ ·səŋ ·ɕin]、下里下作[ɕia<sup>31</sup> ·li ·ɕia ·tso]、宝里宝气[pau<sup>51</sup> ·li ·pau ·ɕ'i]、土里土气[t'u<sup>51</sup> ·li ·t'u ·ɕ'i]、傻里傻气[xa<sup>51</sup> ·li ·xa ·ɕ'i]、苕里苕气[sau<sup>13</sup> ·li ·sau ·ɕ'i]、

港里港气[kan<sup>31</sup> ·li ·kan ·tɕ'i]、浮里浮气[p'au<sup>13</sup> ·li ·p'au ·tɕ'i]、邋里邋萨[la<sup>324</sup> ·li la<sup>324</sup> ·sa]、邋里邋遑、古里古怪、醒里醒靛、娇里娇气[tɕiau<sup>33</sup> ·li ·tɕiau ·tɕ'i]、口里口气[nia<sup>33</sup> ·li nia ·tɕ'i]、嗲里嗲气[tia<sup>31</sup> ·li ·tia ·tɕ'i]、老里老气[lau<sup>51</sup> ·li lau ·tɕ'i]、屌里屌气[tiau<sup>51</sup> ·li ·tiau ·tɕ'i]、猛里猛气[meŋ<sup>51</sup> ·li ·meŋ ·tɕ'i]、流里流气[liəu<sup>13</sup> ·li ·liəu ·tɕ'i]、怂里怂气[səŋ<sup>13</sup> ·li ·səŋ ·tɕ'i]、骚里骚气[sau<sup>33</sup> ·li ·sau ·tɕ'i]、朽里朽气[ɕiəu<sup>51</sup> ·li ·ɕiəu ·tɕ'i]、拍丝拍满[pə<sup>55</sup> ·sɿ ·pə ·man]、寡支寡白[k'ua<sup>51</sup> ·tsɿ ·k'ua ·p'ə]、笔打笔直[pi<sup>55</sup> ·ta ·pi ·ts'ɿ]、笔工笔直[pi<sup>55</sup> ·ŋəŋ ·pi ·ts'ɿ]

例解：

哪里哪糊：不讲卫生，同“泻里泻糊”。例：他有蛮~，一身邋遑死哒也不洗澡。对食物的品种和质量不讲究，能吃。例：她吃东西太~哒，所以长不好。

牙里牙炸：胡乱的。例：这么好的西装，~穿到他身上糟蹋哒。讨厌。例：嗯莫~管咯么多搞么哩。

挫里挫形：很土，没气质。例：嗯看他咯，~的，穿么哩都只这样范。

下里下作：贬义，既有下流，又有无耻的意思。例：嗯莫味（理会）那个男人，他有点~。

苕里苕气：很不明理。例：嗯只怕有点~吧！乱七八糟，神里神经。例：电视看得~冒得味。“苕”原指红薯。在岳阳叫“苕”，因为一种廉价高产的粗粮，不被看重。旧时岳阳多产红薯，外地人谩骂岳阳人常为“岳阳苕”或简称“苕”。

港里港气：很土气，落伍。例：嗯莫~好吧，现在哪个还这么穿啦！

口[nia<sup>33</sup>]里口气：形容十分娇气，多指别人说话、动作、表情做作。同“娇里娇气”、“嗲里嗲气”。例：嗯讲话莫这么~好吧，受不了啊！

流里流气：形容不正经，下流。例：要嗯屋里的小妹子注意点啦，莫味（理会）街上咯些~的小操子（小混混），现在的社会太乱了。

怂里怂气：形容动作、语气、表情等让人感觉很土，很没气质甚至很难看。例：嗯看他屋里伢崽像前世里冒恰过东西样的，恰餐饭都这么~的。

浮里浮气：指心气浮动，做事不踏实。嗯这么~哦哩怎么搞得事好。

邋里邋萨：形容不讲卫生，很脏。同“邋里邋遑”。例：他里一家人都~，一个月看洗哒个吧澡不。

笔打笔直：形容很直。同“笔工笔直”、“笔溜子直”。例：这棵树长得~。指不良习惯严格约束得到改正。例：他学三年手艺，尽师傅整得~。径直。例：~往前走，莫转弯。

中缀“C”为轻声。这类的词，长沙方言中也有不少。所不同的是，长沙方言中，只有中缀“C”变为轻声，其它的不变。并且，“AB”会重读，常为贬义。在岳阳方言中，虽也常为消极意思，但“AB”变调念轻声。“A里AB”式是固定结构，在湘方言中尤为常见。这种格式，是把“A”重叠，再加上中缀“C”。我们把“AB”看作词根语素，但是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前文所说的，把“精打光”、“稀巴烂”中的中缀“打”、“巴”视为后嵌入式。这里的“丝”、“支”、“打”也可视为后嵌中缀。所不相同的，“精光”本身就是一个状态词，而这里，除了“哪哪糊”、“麻麻糊”、“泻泻糊”可以看作这样组合外，其它在岳阳方言中，不存在“挫挫形”、“神神经”、“笔笔直”这种说法。

“里”字中缀的固定结构，如“宝里宝气”一词，实际是由“宝气”（AB）发展而来，“A气”组成一个形容词，（AB→A里AB）先重叠词根“A”，再加上后缀“B”（气），最后把中缀“里”后嵌入重叠词根之间。这是标准的“A里AB式”。“A里A气”式很具有方言特色，“A”是描绘人的品性的词，描写性很强，具有评议性，该式有两个特点：1、只能评议人，不能评议物。2、表示消极方面的品质性格特征。不过还有一种情况，如：“哪里哪糊”、“拍丝拍满”等词（下划线标出），不是重叠词根了，而是把词缀重叠，再加上词根，最后再把中缀“里”后嵌入重叠词缀之间。如果我们用“A”来表示词根的话，实际上这类确切来说应该归为“B+C+BA式”，同样的，也是由“BA”发展而来，（BA→B里BA）“A里AB”式也能变成加“的”的加强式。

在这里，对于“里”，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状态中缀。但是很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里”是助词，和“A…AB”一起凑足四个音节，加强语气。（彭逢澍，1999）有人为“里”作为状态词缀提供重要证据。“里”起了两个作用，1、衬音，成为语法重叠的标志；2、增强贬义色彩。（刘叔新，1990）

“牙里牙炸”、“神里神经”这两个词的“AB”是双音词根，把第一个词根重叠，“里”再嵌入重叠词根之间。

8、BA+C+A式（单音节中缀“C”）（词缀2类，词32个）

无大马大[u<sup>13</sup> ta<sup>31</sup> ·ma ·ta]、无高马高[u<sup>13</sup> kau<sup>33</sup> ·ma ·kau]、无长马长[u<sup>13</sup> ts'an<sup>13</sup> ·ma ·ts'an]、无丑马丑[u<sup>13</sup> ts'au<sup>51</sup> ·ma ·ts'au]、无贵马贵[u<sup>13</sup> kuei<sup>324</sup> ·ma ·kuei]、无多马多[u<sup>13</sup> to<sup>33</sup> ·ma ·to]、无重马重[u<sup>13</sup> ts'on<sup>31</sup> ·ma ·ts'on]、无远马远[u<sup>13</sup> yan<sup>51</sup> ·ma ·yan]、无深八深[u<sup>13</sup> sən<sup>33</sup> ·pa ·sən]、无粗八粗[u<sup>13</sup> ts'əu<sup>33</sup> ·pa ·ts'əu]、无宽八宽[u<sup>13</sup> k'uan<sup>33</sup> ·pa ·k'uan]、无臭八臭[u<sup>13</sup> ts'əu<sup>324</sup> ·pa ·ts'əu]、无久八久[u<sup>13</sup> tɕ'ieu<sup>51</sup> ·pa ·tɕ'ieu]、无亮八亮[u<sup>13</sup> lian<sup>31</sup> ·pa ·lian]、无歹八歹[u<sup>13</sup> tai<sup>51</sup> ·pa ·tai]、无厚八厚[u<sup>13</sup> xəu<sup>324</sup> ·pa ·xəu]、呵早八早[xɿ<sup>33</sup> tsau<sup>51</sup> ·pa ·tsau]、呵晏八晏[xɿ<sup>33</sup> ŋan<sup>324</sup> ·pa ·ŋan]、呵蠢八蠢[xɿ<sup>33</sup> tɕ'yn<sup>51</sup> ·pa ·tɕ'yn]、呵迟八迟[xɿ<sup>33</sup> ts'ɿ<sup>13</sup> ·pa ·ts'ɿ]、呵假八假[xɿ<sup>33</sup> tɕia<sup>51</sup> ·pa ·tɕia]、呵大八大[xɿ<sup>33</sup> ta<sup>31</sup> ·pa ·ta]、呵久八久[xɿ<sup>33</sup> tɕieu<sup>51</sup> ·pa ·tɕieu]、呵深八深[xɿ<sup>33</sup> sən<sup>33</sup> ·pa ·sən]、呵宽八宽[xɿ<sup>33</sup> k'uan<sup>33</sup> ·pa ·k'uan]、呵长八长[xɿ<sup>33</sup> ts'an<sup>13</sup> ·pa ·ts'an]、呵厚八厚[xɿ<sup>33</sup> xəu<sup>31</sup> ·pa ·xəu]、呵远八远[xɿ<sup>33</sup> yan<sup>51</sup> ·pa ·yan]、闷多八多[mən<sup>33</sup> to<sup>33</sup> ·pa ·to]、闷早八早[mən<sup>33</sup> tsau<sup>51</sup> ·pa ·tsau]、闷久八久[mən<sup>33</sup> tɕiau<sup>51</sup> ·pa ·tɕiau]、闷长八长[mən<sup>33</sup> ts'an<sup>13</sup> ·pa ·ts'an]

中缀“马”、“八”常用在“无A马A”、“呵A八A”、“闷A八A”的固定搭配中，他们的组合能力很强，“A”都是形容词语素，“无”是副词，但用在“无A马A”格式中，不是“没有，不”等反义，而是表达“很A”的意思。“呵”“闷”是岳阳方言，“闷”为华容县方言，但岳阳市也受其影响普遍使用。）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很”，也是副词。与长沙方言中“很A八A”是一致的。“呵A八A”、“闷A八A”更大程度地表达“很A”的意思，但是比“很A”这类的表达描写性更强，形式更多样。词缀“马”、“八”轻声，副词“无”、“呵”、“闷”重读。口语里，“呵”、“闷”有时会出现两读。“呵”由阴平<sup>[33]</sup>变成阳去<sup>[31]</sup>，“闷”由阴平<sup>[33]</sup>变成阴去<sup>[324]</sup>。词根“A”重叠后，第一个重读，第二个轻读，为轻

声。

“八”会换成“巴”，没有区别。在湘方言中，“蛮 A 八（巴）A”式、“好 A 八（巴）A”式也很常见，基本上这些副词“B”是可以替换的。

与上文这种格式相似的一种格式同样是“BA+C+A”式，但是不同的是，“B”是前缀，不是词根。由单音前缀加上形容词词根再加上“八（巴）”，最后加上重叠词根。（BA→BA 巴 A）

如：稀烂巴烂、稀泻巴泻、稀碎巴碎、捞松巴松、溜圆巴圆、溜尖巴尖、溜壮巴壮、拍满巴满、焦干巴干、价湿巴湿、梆硬巴硬、梆紧巴紧、挤密巴密、累壮巴壮、累肥巴肥、拉粗巴粗、瘪淡巴淡、

绝大部分的带单音前缀所构成“BA”形容词都有“BA+八（巴）+A”形式，比普通的“BA”式程度更深，也包含人不满意的情绪，具有贬抑的附加色彩。因此少数本身有褒义倾向的“BA”式便不用于“BA 八（巴）A”式。<sup>①</sup>

如：溜活 溜活巴活\*、拍饱 拍饱巴饱\*、喷香 喷香巴香\*、崭新 崭新巴新\*（罗昕如，2006）

9、A+D+BC 式（单音节中缀“D”）（词缀 2 类，词 5 个）

红兵紫绿[xoŋ<sup>13</sup> p'an<sup>33</sup> tsɿ<sup>51</sup> ləu<sup>324</sup>]、青兵紫绿[tɕ'in<sup>33</sup> p'an<sup>33</sup> tsɿ<sup>51</sup> ləu<sup>324</sup>]、  
 馋巴噎水[ts'an<sup>13</sup> ·pa ie<sup>324</sup> suei<sup>51</sup>]、汗巴水流[xan<sup>31</sup> ·pa suei<sup>51</sup> liəu<sup>13</sup>]、  
 焦巴裂干[tsiau<sup>33</sup> ·pa lie<sup>55</sup> kan<sup>33</sup>]

例解：

红兵紫绿：红一块，青一块，形容受伤后全身挂彩的样子。同“青兵紫绿”。例：嗯在哪里被人打得这么~咯。

单音中缀比较少，“巴”较为常见。作词缀时，为轻声。

10、A+C+B+C（多音节中缀“C”）（词缀 3 类，词 4 个）

嘻哩哼哩[ci<sup>55</sup> ·li xoŋ<sup>33</sup> ·li]、千哩千哩、拍咚满咚、密叽挨叽[mi<sup>55</sup> tɕiŋa<sup>33</sup> ·tɕi]

例解：

<sup>①</sup> \*号表示错误的使用例子。

嘻嘻哈哈：形容态度不严肃，轻视，嘻嘻哈哈的。例：嗯莫~，这不是搞得好玩的事情。

密叽挨叽：人挨着人，没有空隙。形容十分拥挤。例：好像东西不要钱一样的，打年货的人~，走都都不动了。

把中缀“C”重叠，构成“A+C+A(B)+C式”，为轻声。“拍咚满咚”是由“拍满”发展而来，与“拍拍满满”同义，比“拍满”更形象，生动。

#### 11、A+CD+B式（二音节中缀“CD”）（词缀8类，词18个）

乌焦麻黑[u<sup>33</sup> ts<sup>33</sup> 'iau<sup>33</sup> ·ma xə<sup>324</sup>]、乌区巴黑[u<sup>55</sup> t<sup>33</sup> 'iəu<sup>33</sup> ·pa xə<sup>324</sup>]、乱七八糟[lan<sup>31</sup> ·t<sup>33</sup> 'i ·pa ·tsau<sup>33</sup>]、乌七八糟[u<sup>33</sup> ·t<sup>33</sup> 'i ·pa ·tsau<sup>33</sup>]、啰里巴唆[lo<sup>33</sup> ·li ·pa so<sup>33</sup>]、笔溜子直[p<sup>33</sup> 'i<sup>55</sup> liəu<sup>33</sup> ·tsi ts<sup>33</sup> 'ɿ<sup>55</sup>]、精老巴苦[tɕin<sup>33</sup> ·lau ·pa k<sup>33</sup> 'u<sup>31</sup>]、精老巴瘦[tɕin<sup>33</sup> ·lau ·pa səu<sup>324</sup>]、拎老巴光[lin<sup>33</sup> ·lau ·pa kuan<sup>33</sup>]、榔老巴硬[paŋ<sup>33</sup> ·lau ·pa ŋən<sup>31</sup>]、瘪老巴淡[p<sup>33</sup> 'ia<sup>51</sup> ·lau ·pa t<sup>33</sup> 'an<sup>31</sup>]、稀老巴烂[ci<sup>33</sup> ·lau ·pa lan<sup>31</sup>]、稀老巴泻[ci<sup>33</sup> ·lau ·pa ɕia<sup>324</sup>]、飞老巴快[fei<sup>33</sup> ·lau ·pa k<sup>33</sup> 'ua<sup>324</sup>]、糜老巴烂[mi<sup>13</sup> ·lau ·pa lan]、乱里巴搞[lan<sup>51</sup> ·li ·pa kau<sup>31</sup>]、榔死八硬[paŋ<sup>33</sup> sɿ<sup>51</sup> ·pa ŋən<sup>31</sup>]、榔天石硬[paŋ<sup>33</sup> t<sup>33</sup> 'ian<sup>33</sup> sɿ<sup>55</sup> ŋən<sup>31</sup>]

和长沙方言一样，二音节中缀在岳阳方言里比较少。受普通话的影响，普通话中常见的“中缀”在湘方言中也常使用。“老巴”是比较具有方言特色的中缀，和“稀巴烂”中的单音节中缀“巴”一样，都属于后嵌式中缀。插入在能独立存在的“BA”式形容词中间。“乱里巴搞”比较特殊，“乱搞”是个动词。

#### 12、AB+D+C式（单音节中缀“D”）（词缀2类，词3个）

吓煞巴人[xɿ<sup>55</sup> sa<sup>55</sup> ·pa zən<sup>13</sup>]、胡说八道[fu<sup>13</sup> əye<sup>55</sup> ·pa tau<sup>31</sup>]、死呆八板[sɿ<sup>51</sup> ŋai<sup>13</sup> ·pa pan<sup>31</sup>]

#### 13、AB+D+C式（单音节中缀“D”）（词缀4类，词4个）

黄皮寡瘦[uan<sup>13</sup> pi<sup>13</sup> kua<sup>51</sup> səu<sup>324</sup>]、结筋攢筋[tɕie<sup>55</sup> tɕin<sup>33</sup> kuan<sup>31</sup> tɕin<sup>33</sup>]、扭筋绊筋[niəu<sup>31</sup> tɕin<sup>33</sup> p<sup>33</sup> 'an<sup>324</sup> tɕin<sup>33</sup>]、歪头毁脑[uai<sup>33</sup> t<sup>33</sup> 'əu<sup>13</sup> fuei<sup>51</sup> lau<sup>51</sup>]

## (三) 后缀

14、A(C)+B式(单音节后缀“B”)(词缀15类,词36个)

停乎[t'in<sup>13</sup>·fu]、信乎[cin<sup>324</sup>·fu]、泻乎[ciã<sup>324</sup>·fu]、热乎[zə<sup>55</sup>·fu]、  
 差乎[ts'a<sup>33</sup>·fu]、傻气[xa<sup>51</sup>·tɕ'i]、小气[ciãu<sup>31</sup>·tɕ'i]、硬气[ŋən<sup>31</sup>·tɕ'i]、  
 土气[t'əu<sup>51</sup>·tɕ'i]、板正[pan<sup>51</sup>·tsən]、平正[p'in<sup>13</sup>·tsən]、稳当[uən<sup>51</sup>·  
 taŋ]、妥当[t'o<sup>51</sup>·taŋ]、勾搭[kəu<sup>33</sup>·ta]、摆弄[p'ai<sup>51</sup>·noŋ]、作弄[tso<sup>55</sup>·  
 noŋ]、糊弄[fu<sup>31</sup>·noŋ]、邪乎[ciē<sup>13</sup>·fu]、玄乎[ɕuan<sup>13</sup>·fu]、炸乎[tsa<sup>324</sup>·  
 fu]、空洞[k'oŋ<sup>33</sup>·t'oŋ]、扎实[tsa<sup>55</sup>·sɿ]、硬实[ŋən<sup>31</sup>·sɿ]、厚实[xəu<sup>31</sup>·  
 sɿ]、结实[tɕie<sup>55</sup>·sɿ]、足实[tseu<sup>55</sup>·sɿ]、圆纠[yan<sup>13</sup>·tɕiəu]、圆口[yan<sup>13</sup>·  
 lən]、酸赳[suan<sup>33</sup>·tɕiəu]、活泛[xo<sup>55</sup>·fan]、灵泛[lin<sup>13</sup>·fan]、结巴[tɕie<sup>55</sup>·  
 pa]、清常[tɕ'in<sup>33</sup> ts'aŋ<sup>13</sup>]、磨漆[mo<sup>33</sup>·tɕ'i]、轻拷[tɕ'in<sup>33</sup> k'au]、无怪乎  
 [u<sup>13</sup> kuai<sup>324</sup>·fu]

例解:

足实:充足。例:他的钱赚哒蛮~。

磨漆:形容动作十分的慢。“磨”在岳阳话中指动作慢之意。例:噤在搞么哩啊,~样的。

在岳阳方言中,后缀主要为轻声,这和北方方言一样。状态后缀不仅与形容词组合,也能和动词组合。与之搭配的词根“A”多为去声(阴去和阳去)和入声。只有“清常”(清楚,清醒,明白)中,后缀“常”保留原声<sup>[13]</sup>。这是因为“常”字语义虚化不彻底,仍有原来的“常识常理”的意思。“磨漆”中的后缀“漆”并不是油漆之意,而是一个相近的音的记音符号。状态后缀组成的词语与状态前缀组成的词语不同,前面一般都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在岳阳方言中,最常见就是受“蛮”、“好”、“几”等程度副词修饰。

## 15、“——的”

BA+C式(单音节后缀“C”“BA的”式)(词95个)

壁陡的、臃肿的[p'aŋ<sup>33</sup> tsoŋ<sup>51</sup>·ti]、臃臭的、结湿的、价湿的、刷白的、  
 刷亮的、精瘦的、精光的、溜光的、溜清的、溜尖的、溜活的、口[mia<sup>55</sup>]  
 黑的、口[lən<sup>33</sup>]圆的、累肥的、累胖的、累壮的、口[mən<sup>33</sup>]粗的、口[mə

n<sup>33</sup>]细的、浸甜的、菲嫩的、飞嫩的、飞灵的、飞薄的、滑苦的、浸酸的、白酸的、津咸的、嫩白的、甸重的、钉重的、撩清的、撩生的、透亮的、通亮的、寡黄的、寡白的、瘳淡的、喷香的、烹香的、喷臭的、匡臭的、臊腥的、巴碾的、巴黏的、梆硬的、梆紧的、绷伸的、绷紧的、绷硬的、绷脆的、蜡软的、蜡皮的、蜡洋的、蜡瘪的、拉粗的、拉稀的、捞轻的、捞空的、捞松的、崭齐的、崭平的、崭新的、焦干的、拍实的、拍饱的、拍满的、拍密的、罄空的、垮松的、垮烂的、稀散的、稀烂的、糜烂的、统烂的、统麻的、纠麻的、稀碎的、令糟的、令光的、刮瘦的、刮白的、刮浑的、密严的、道静的、汲奥的[tɕi<sup>55</sup> ŋau<sup>324</sup> ·ti]、空朗的、空捞的、做死的、冰凉的、雪白的

例解：

撩清的：很清澈。例：嗯看这条小沟的水咯，~。

撩生的：很生，多指食物没弄熟。例：嗯哦哩煮得饭咯，~。

“的”后缀是湘方言的一大特色，同样也是岳阳方言的一大特点。其组合特点与长沙方言类似。（包括“BA 的”式，“AB 的”式）“的”为轻声[·ti]，作为词缀的“B”一般读阴平<sup>[33]</sup>和阴去<sup>[324]</sup>。岳阳方言中，处于词缀地位的词一般为轻读，但是在“BA 的”格式中有些不同，由于有一个后缀“的”，在我们口语是，前缀“B”要重读。

16、AA+B 式（单音节后缀“B”）（词缀 3 类，词 5 个）

亘亘哩[kəŋ<sup>51</sup> kəŋ<sup>51</sup> ·li]、哼哼哩[xəŋ<sup>11</sup> xəŋ<sup>11</sup> ·li]、争争乎[tɕən<sup>33</sup> tsən<sup>33</sup> ·fu]、欠欠乎[tɕ'an<sup>324</sup> tɕ'an<sup>324</sup> ·fu]、将将得[tɕiaŋ<sup>33</sup> tɕiaŋ<sup>33</sup> ·tə]

例解：

亘亘哩：完全，整个。例：那件事我~忘记哒，嗯又扯起来搞么哩。

争争乎：努力承担的样子。例：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我~去搞啰。

将将得：刚刚好，不多不少。例：二十个人坐一个中巴~是它。刚刚，刚才。例：我~到屋里，嗯就来哒。

欠欠乎：偏少，不多。例：恰东西就要这样，~才觉得好恰。

## 17、A+BB 式（二音节后缀“BB”）（词缀 14 类，词 22 个）

粉坨坨[fən<sup>51</sup> t'o<sup>13</sup> ·t'o]、圆啰啰[yan<sup>13</sup> lo<sup>31</sup> ·lo]、圆碌碌[yan<sup>13</sup> ləu<sup>33</sup> ·ləu]、圆纠纠、汗粘粘[xan<sup>31</sup> ŋia<sup>13</sup> ·ŋia]、干剥剥[kan<sup>33</sup> po<sup>55</sup> ·po]、酸唧唧[suan<sup>33</sup> tɕi<sup>55</sup> ·tɕi]、酸济济[suan<sup>33</sup> tɕi<sup>324</sup> ·tɕi]、团啰啰[t'uan lo<sup>55</sup> ·lo]、人搞搞[zən<sup>13</sup> kau<sup>51</sup> ·kau]、策兮兮[ts'ə<sup>55</sup> ci<sup>33</sup> ·ci]、者兮兮[tse<sup>51</sup> ci<sup>33</sup> ·ci]、轻兮兮[tɕ'in<sup>33</sup> ci<sup>33</sup> ·ci]、怕兮兮[p'a<sup>55</sup> ci<sup>33</sup> ·ci]、气区区[tɕ'i<sup>324</sup> tɕ'y<sup>33</sup> ·tɕ'y]、气袅袅[tɕ'i<sup>324</sup> ŋiau<sup>33</sup> ·ŋiau]、空朗朗[k'oŋ<sup>33</sup> laŋ<sup>51</sup> ·laŋ]、空捞捞[k'oŋ<sup>33</sup> lau<sup>55</sup> ·lau]、秧答答[aŋ<sup>33</sup> ta<sup>55</sup> ·ta]、软答答[yan<sup>51</sup> ta<sup>55</sup> ·ta]

例：

圆碌碌：十分圆。同“圆啰啰”、“圆纠纠”。例：你看他毛毛的脸儿好玩，~的，直想捏一下。

团啰啰：形容很圆。例：燕子窠，~。（儿歌）

## 18、A+BC 式（二音后缀“BC”）（词缀 1 类，词 1 个）

乱里巴[lan<sup>31</sup> ·li ·pa]或[luan<sup>31</sup> ·li ·pa]

例解：

乱里巴：乱来，常用作副词，后面直接动词。如“乱里巴搞”、“乱里巴说”等。

## 19、AB+CD 式（二音节后缀“CD”）（词缀 3 类，词 7 个）

作孽巴沙[tso<sup>55</sup> ŋie<sup>55</sup> ·pa ·sa<sup>33</sup>]、可怜巴沙[k'o<sup>51</sup> lian<sup>13</sup> ·pa ·sa<sup>33</sup>]、眼泪巴沙[ŋan<sup>51</sup> lei<sup>51</sup> ·pa ·sa<sup>33</sup>]、鼻脸巴沙[p'i<sup>55</sup> lian<sup>51</sup> ·pa ·sa<sup>33</sup>]、眼屎巴沙[ŋan<sup>31</sup> sɿ<sup>51</sup> ·pa ·sa<sup>33</sup>]、老实巴交[lau<sup>51</sup> sɿ<sup>55</sup> ·pa ·tɕiau<sup>33</sup>]、装佯妈绿[tsaŋ<sup>33</sup> ŋaŋ<sup>13</sup> ma ·ləu<sup>33</sup>]

例解：

鼻脸巴沙：同“鼻涕巴沙”。

“巴沙”可以和形容词和名词一起搭配，表达“很或很多”的意思。但能与“巴沙”组合的词并不多，组合后多用来表达消极意义。“巴沙”和普通话中的“婆婆”相近，“婆婆”常用在名词后，“巴交”与“巴焦”一致，只是写法不同。

20、A (D) +BC 式 (二音节后缀“BC”) (词缀 2 类, 词 40 个)

花弄哒[fa<sup>33</sup> loŋ<sup>31</sup> ·ta]、圆碌哒[yan<sup>13</sup> ləu<sup>33</sup> ·ta]、白碌哒[pə<sup>55</sup> ləu<sup>33</sup> ·ta]、  
酸赳哒[suan<sup>33</sup> tɕiəu<sup>324</sup> ·ta]、咸津哒、肿腓哒[tsoŋ<sup>31</sup> paŋ<sup>33</sup> ·ta]、苦栗哒  
[k'u<sup>31</sup> lia<sup>33</sup> ·ta]、团纠哒[t'an<sup>13</sup> tɕiəu<sup>324</sup> ·ta]、捞生哒[lau<sup>33</sup> sən<sup>33</sup> ·ta]、  
空廖哒[k'oŋ<sup>33</sup> liau<sup>33</sup> ·ta]、松廖哒[soŋ<sup>33</sup> liau<sup>33</sup> ·ta]、轻廖哒[tɕ'in<sup>33</sup> liau<sup>33</sup>  
·ta]、轻拷哒、轻捞哒、急熬哒[tɕi<sup>55</sup> ŋau<sup>51</sup> ·ta]、急绞哒[tɕi<sup>55</sup> tɕiau<sup>51</sup> ·ta]、  
喜咪哒[ci<sup>51</sup> mi<sup>33</sup> ·ta]、嘻密哒[ci<sup>51</sup> mi<sup>55</sup> ·ta]、笑扯哒[ɕiau<sup>324</sup> ts'a<sup>33</sup> ·ta]、  
策兮哒[ts'ə<sup>55</sup> ci<sup>33</sup> ·ta]、者兮哒[tse<sup>51</sup> ci<sup>33</sup> ·ta]、者流哒[tse<sup>51</sup> liəu<sup>13</sup> ·  
ta]、者翻哒[tse<sup>51</sup> fan<sup>33</sup> ·ta]、朽流哒[ɕiəu<sup>51</sup> liəu<sup>13</sup> ·ta]、湿结哒[sɿ<sup>55</sup> tɕ  
ie<sup>33</sup> ·ta]、绿茵哩[ləu<sup>55</sup> in<sup>33</sup> ·ta]、灰喻哩[fuei<sup>33</sup> uəŋ<sup>324</sup> ·li]、胖奋哩  
[p'aŋ<sup>324</sup> t'ai<sup>13</sup> ·li]、火蓬哩[xo<sup>51</sup> p'eŋ<sup>13</sup> ·li]、粉坨哩[fən<sup>51</sup> t'o<sup>13</sup> ·li]、  
黑漆哩[xə<sup>55</sup> ci<sup>33</sup> ·li]、红鲜哩[xoŋ<sup>13</sup> ɕian<sup>33</sup> ·li]、瘦精哩[səu<sup>324</sup> tɕin<sup>33</sup> ·  
li]、好生哩[xau<sup>51</sup> səŋ<sup>33</sup> ·li]、神秋哒[sən<sup>13</sup> tɕiəu<sup>33</sup> ·ta]、神气流哒[sən<sup>13</sup>  
tɕi<sup>55</sup> liau<sup>13</sup> ·ta]、热闹绊哒[zə<sup>55</sup> lau<sup>31</sup> p'an<sup>324</sup> ·ta]、欠伤哒[tɕian<sup>324</sup> saŋ<sup>33</sup>  
·ta]、念伤哒[ɲian<sup>31</sup> saŋ<sup>33</sup> ·ta]

例解:

团纠哒: 形容很圆。例: 十五夜间的月亮~。

神秋哒: 是“神”的夸张说法, 很神气。同“神气流哒”。例: 嗯看他得了个奖就~。

急熬哒: 形容某种状况十分紧急, 同“急绞哒”。例: 嗯哦哩还不出来咯, 我要上厕所  
得~。

空廖哒: 很空旷。例: 他屋里房子又大, 人又少, 显得~。

轻廖哒: 很轻。同“轻捞哒”、“轻拷哒”。例: 嗯这包东西装的么哩啊, ~。

策兮哒: 形容很疯很闹。例: 嗯这个牙崽啊, ~, 走路不好好走, 搭摔成这个样子。

者兮哒: 很娇气, 常形容小孩在长辈面前撒娇的样子, 同“者流哒”, “者翻哒”。例: 嗯妈妈  
一来就~, 饭都要人喂了。

欠伤哒: 形容十分想念某人或某事。例: 好久冒恰火锅了, ~。

## 21、A+BBC 式（三音节后缀“BBC”）（词 61 个）

绿茵茵哩、粉坨坨哩、灰嗡嗡哩、灰雾雾哩、懒洋洋哩、喜密密哩、喜咪咪哩、肉畜畜哩[zəu<sup>55</sup> t'ai<sup>33</sup> ·t'ai<sup>33</sup> ·li]、胖畜畜哩[paŋ<sup>324</sup> t'ai<sup>13</sup> t'ai<sup>13</sup> ·li]、火蓬蓬哩、气袅袅哩、急巴巴哩、怕兮兮哩、大喇喇哩[t'a<sup>31</sup> la<sup>55</sup> ·la ·li]、红鲜鲜哩、甜抿抿哩[t'ian<sup>13</sup> min<sup>33</sup> min<sup>33</sup> ·li]、青光光哩[t'ɛin<sup>33</sup> kuaŋ<sup>33</sup> kuaŋ<sup>33</sup> ·li]、黄苦苦哩[faŋ<sup>13</sup> k'u<sup>13</sup> k'u<sup>13</sup> ·li]、黄霜霜哩[faŋ<sup>13</sup> suaŋ<sup>33</sup> suaŋ<sup>33</sup> ·li]、乌赳赳哩[u<sup>33</sup> tɕiəu<sup>33</sup> tɕiəu<sup>33</sup> ·li]、黑漆漆哩[xə<sup>31</sup> ɕi<sup>33</sup> ɕi<sup>33</sup> ·li]、紫绿绿哩[tsi<sup>31</sup> ləu<sup>33</sup> ləu<sup>33</sup> ·li]、风豁豁哩[fəŋ<sup>33</sup> xo<sup>324</sup> xo<sup>324</sup> ·li]、咸津津哩[xan<sup>13</sup> tɕin<sup>33</sup> tɕin<sup>33</sup> ·li]、辣霍霍哩[la<sup>31</sup> xo<sup>33</sup> xo<sup>33</sup> ·li]、臭熏熏哩[ts'əu<sup>55</sup> cɥn<sup>33</sup> cɥn<sup>33</sup> ·li]、冷秋秋哩[leŋ<sup>51</sup> t'ɕiəu<sup>33</sup> t'ɕiəu<sup>33</sup> ·li]、轻捞捞哩[t'ɛin<sup>33</sup> lau<sup>33</sup> lau<sup>33</sup> ·li]、轻拷拷哩[t'ɛin<sup>33</sup> k'au<sup>33</sup> k'au<sup>33</sup> ·li]、重砣砣哩[tsoŋ<sup>31</sup> t'o<sup>13</sup> t'o<sup>13</sup> ·li]、热噜噜哩[zə<sup>55</sup> ləu<sup>33</sup> ləu<sup>33</sup> ·li]、奥唧唧哩[ŋau<sup>324</sup> tɕi<sup>55</sup> tɕi<sup>55</sup> ·li]、软聳聳哩[yan<sup>51</sup> loŋ<sup>33</sup> loŋ<sup>33</sup> ·li]、硬梆梆哩[ŋən<sup>31</sup> paŋ<sup>33</sup> paŋ<sup>33</sup> ·li]、者兮兮哩[tɕə<sup>51</sup> ɕi<sup>33</sup> ɕi<sup>33</sup> ·li]、瘦卡卡哩[səu<sup>324</sup> k'a<sup>33</sup> k'a<sup>33</sup> ·li]、瘦精精哩[səu<sup>324</sup> tɕin<sup>33</sup> tɕin<sup>33</sup> ·li]、淡口口哩[t'an<sup>31</sup> p'ia<sup>13</sup> ·pai<sup>13</sup> ·li]、团啰啰哩[t'an<sup>13</sup> lo<sup>33</sup> lo<sup>33</sup> ·li]、空朗朗哩[k'oŋ<sup>33</sup> laŋ<sup>33</sup> laŋ<sup>33</sup> ·li]、恶腮腮哩[o<sup>55</sup> sai<sup>33</sup> sai<sup>33</sup> ·li]、好生生理[xau<sup>51</sup> seŋ<sup>33</sup> seŋ<sup>33</sup> ·li]、好帅帅哩[xau<sup>51</sup> suai<sup>33</sup> suai<sup>33</sup> ·li]、好利利哩[xau<sup>51</sup> li<sup>33</sup> li<sup>33</sup> ·li]、紧绷绷哩[tɕin<sup>51</sup> peŋ<sup>33</sup> peŋ<sup>33</sup> ·li]、紧梆梆哩、叫普普哩[tɕiəu<sup>324</sup> pu<sup>13</sup> pu<sup>13</sup> ·li]、炸普普哩[tɕa<sup>324</sup> pu<sup>13</sup> pu<sup>13</sup> ·li]、炸乎乎哩[tɕa<sup>324</sup> fu<sup>33</sup> fu<sup>33</sup> ·li]、胖区区哩[paŋ<sup>324</sup> t'y<sup>33</sup> t'y<sup>33</sup> ·li]、气区区哩[ɕi<sup>324</sup> t'y<sup>33</sup> t'y<sup>33</sup> ·li]、厚敦敦哩[xəu<sup>31</sup> tən<sup>33</sup> tən<sup>33</sup> ·li]、空捞捞哩[k'oŋ<sup>33</sup> lau<sup>33</sup> lau<sup>33</sup> ·li]、大捞捞哩[ta<sup>31</sup> lau<sup>33</sup> lau<sup>33</sup> ·li]、薄拎拎哩[[po<sup>55</sup> lin<sup>33</sup> lin<sup>33</sup> ·li]、薄溜溜哩[po<sup>55</sup> liəu<sup>33</sup> liəu<sup>33</sup> ·li]、细蒙蒙哩[ɕi<sup>324</sup> meŋ<sup>33</sup> meŋ<sup>33</sup> ·li]、干焦焦哩[kan<sup>33</sup> tɕiəu<sup>33</sup> tɕiəu<sup>33</sup> ·li]、干剥剥哩[kan<sup>33</sup> po<sup>55</sup> po<sup>55</sup> ·li]、嫩憨憨哩[lən<sup>31</sup> xan<sup>33</sup> xan<sup>33</sup> ·li]、条索索哩[t'iau<sup>13</sup> so<sup>55</sup> ·so<sup>55</sup> ·li]

例解：

甜抵抵哩：十分甜。例：咯个汤哦哩~咯，嗯是把糖当作盐放了吧。

胖奋奋哩：很胖，肉很多的样子，同“肉奋奋哩”。例：嗯看那个细伢子小孩子，脸~，好好玩哦。

黄苦苦哩：形容十分黄，多形容牙齿，皮肤。例：嗯刷不刷牙的啊，牙齿~。

黄霜霜哩：黄的很正宗。例：嗯看那个芒果~，好索利漂亮。

风豁豁哩：风很大。例：嗯快把门关上咯，~，好冷的。

辣霍霍哩：很辣，多形容吃过太辣的东西后的感觉。例：咯口味虾~真入味，恰了还想恰。

奥唧唧哩：很冷，很冰。例：嗯也多穿点衣服咯，手~。

瘦卡卡哩：形容人很瘦的样子，与“瘦精精哩”。例：咯妹子~，感觉风一吹就要倒。

怕兮兮哩：形容很怕的样子。例：他一看到老师就一幅~的样子。

好生生理：很好，很正常。同“好利利哩”。例：刚刚他还~的，又出了么哩事咯？

大咧咧哩：说话声音高，无所顾及。与“大大咧咧”相近。例：那个女的说话~。

干剥剥哩：很干。例：嗯养的这盆花也不记得浇水，嗯看都~的。

叫普普哩：很吵，很闹，形容声音很大声。例：安静点好吧，这样~搞么哩。

炸普普哩：形容很吵闹，多指声音，同“炸乎乎哩”。例：嗯说话秀气小声，文静点好吧，天天这样~，也不怕别个说。

空捞捞哩：很空洞，空泛。多指心里感觉。例：屋里少了个人，心里感觉~。

气区区哩：形容十分生气的样子。例：嗯~搞么哩咯，好像人家得罪了嗯样的。

细蒙蒙哩：形容十分细。例：这个桌子腿~，撑得住不咯？

条索索哩：很板正，有条理。形容很好的意境。例：她是好勤快一个人类，屋里搞得~。也形容女的身材好，长得好。例：那个小妹子越大越长得~，好逗人喜欢类。

嫩憨憨哩：形容十分娇嫩。例：她屋里那个小丫头好可爱的，~，好讨人喜欢。

“哒”的情况和长沙方言相似。(见上文)常与“AB”式组合，“B”可以为单音后缀，也能是词根，(与“A”构成形补式形容词)“B”为词缀时，一般会变成平声，(阴平和阳平)“湿结哒”，“结”在作单音前缀时念[tɕie<sup>324</sup>]，在作后

缀时变调成[tɕie<sup>33</sup>]。“酸纠哒”、“团纠哒”口语里有两读法。有时为了表达程度更深，会读成阴去调（纠[tɕiəu<sup>33</sup>]→[tɕiəu<sup>324</sup>]）。“B”为词缀时，“AB 哒”格式能转换成“AB 的”格式。在“AB 哒”中，有个固定的结构“A 兮哒”，如：“者兮哒”、“策兮哒”。

后缀“哩”是岳阳方言的鲜明特色之一。（长沙方言中多为“的”字后缀格式）“AB 的”式和“AB 哒”式能转换成“AB 哩”格式。“欠伤哒”与长沙方言的“热醉哒”一样，“伤”是岳阳方言中表示程度的副词。常用来形容词后作补语。“伤”不是词缀，而是词根，这类的“BA 哒”式不能替换成“BA 哩”式。“哩”比“BB”更虚，可看作是音律的需要而加上的音节，加上了“哩”后，构成四音节的韵律模式，语音更为和谐。（罗昕如，2006）这类的形容词多作谓语，很少作定语。

“AB 哩”有时会把词缀“B”重叠，构成“ABB 哩”式。（AB 哩→ABB 哩）后缀重叠后，会比“AB 哩”式更具有描写性，程度更深，更生动形象。“BB”遵循变调规律，念阴平<sup>[33]</sup>和阳平<sup>[13]</sup>，大部分为阴平。“甜抿抿哩”[min<sup>31</sup>]→[min<sup>33</sup>]。少数几个还是保留原调入声<sup>[55]</sup>，如“干剥剥哩”（极干，如裂开状，可以剥落下来。）、“条索索哩”（很清楚，索有好的意思。），“剥”、“索”语义虚化了，但是不彻底。

在岳阳方言中，“AB 哒”和“ABB 哩”是两种相近表达式。岳阳话中，凡是“ABB 哩”式都可以换作“AB 哒”式，反之则不定。但是在“AB 哒”里，“B”要重读。在“ABB 哩”里，第二个“B”重读，这样更增加了词语的描写性。（方平权，1999）

## 22、A+BCD 式/AA+BC 式（三音节后缀“BCD”）（词缀 19 类，词 50 个）

花么拉叽[fua<sup>33</sup>·mə·la<sup>33</sup>·tɕi<sup>33</sup>]、丑不拉叽[ts'əu<sup>51</sup>·pu·la<sup>33</sup>·tɕi<sup>33</sup>]、傻么拉叽[xa<sup>51</sup>·mə·la<sup>33</sup>·tɕi<sup>33</sup>]、蠢不拉叽[tɕ'yn<sup>51</sup>·pu·la<sup>33</sup>·tɕi<sup>33</sup>]、蠢不待发[tɕ'yn<sup>51</sup>·pu<sup>31</sup>·tai<sup>324</sup>·fa<sup>55</sup>]、白支拉卡[p'ə<sup>55</sup>·tsi·la<sup>33</sup>·k'a<sup>33</sup>]、黑漆麻工[xə<sup>55</sup>·ci·ma<sup>33</sup>·koŋ<sup>33</sup>]、乌究麻工[u<sup>33</sup>·tɕiəu·ma<sup>33</sup>·koŋ<sup>33</sup>]、乌漆麻工[u<sup>33</sup>·tɕiəu·ma<sup>33</sup>·koŋ<sup>33</sup>]、罗巴里欠[lo<sup>13</sup>·pa·li<sup>33</sup>·tɕ'ian<sup>55</sup>]、淡巴捞烧[t'an<sup>31</sup>·pa·

lau<sup>33</sup> ·sau<sup>33</sup>]、毛乎龙冬[mau<sup>13</sup> ·fu ·lon<sup>33</sup> ·ton<sup>33</sup>]、血乎龙冬[ɕie<sup>55</sup> ·fu ·lon<sup>33</sup> ·ton<sup>33</sup>]、稀乎龙冬[ɕi<sup>55</sup> ·fu ·lon<sup>33</sup> ·ton<sup>33</sup>]、邪乎龙冬[ɕie<sup>13</sup> ·fu ·lon<sup>33</sup> ·ton<sup>33</sup>]、假个妈嘎[tɕia<sup>51</sup> ko<sup>324</sup> ·ma ·ka<sup>33</sup>]、口个妈嘎[t'iau<sup>51</sup> ko<sup>324</sup> ·ma ·ka<sup>33</sup>]、甜巴唧唧、丑巴唧唧、歪歪事(得)[uai<sup>33</sup> uai<sup>33</sup> ·sɿ ·tə]、懒懒事得[lan<sup>51</sup> lan<sup>31</sup> ·sɿ ·tə]、蔫蔫事(得)[ian<sup>33</sup> ian<sup>33</sup> ·sɿ ·tə]、码码式(得)[ma<sup>51</sup> ma<sup>31</sup> ·sɿ ·tə]、徽巴事(是)[uei<sup>33</sup> pa<sup>33</sup> ·sɿ ·tə]、丑巴事(得)[ts'əu<sup>51</sup> pa<sup>33</sup> ·sɿ ·tə]、细巴事(得)[ɕi<sup>324</sup> pa<sup>33</sup> ·sɿ ·tə]、粗巴事(得)[ts'əu<sup>33</sup> pa<sup>33</sup> ·sɿ ·tə]、瘦巴事(得)[səu<sup>324</sup> pa<sup>33</sup> ·sɿ ·tə]、淡巴事(得)[t'an<sup>31</sup> pa<sup>33</sup> ·sɿ ·tə]、咸巴事(得)[xan<sup>13</sup> pa<sup>33</sup> ·sɿ ·tə]、烂巴事(得)[lan<sup>31</sup> pa<sup>33</sup> ·sɿ ·tə]、窄巴事(得)[tsə<sup>55</sup> pa<sup>33</sup> ·sɿ ·tə]、短巴事(得)[tan<sup>51</sup> pa<sup>33</sup> ·sɿ ·tə]、傻巴事(得)[xa<sup>51</sup> pa<sup>33</sup> ·sɿ ·tə]、蠢巴事(得)[ɕyn<sup>51</sup> pa<sup>33</sup> ·sɿ ·tə]、阴巴事(得)[in<sup>33</sup> pa<sup>33</sup> ·sɿ ·tə]、瘟巴事(得)[uən<sup>33</sup> pa<sup>33</sup> ·sɿ ·tə]、瘦煞巴人[səu<sup>324</sup> ·sa ·pa ·zən<sup>13</sup>]、丑煞巴人[ts'əu<sup>51</sup> ·sa ·pa ·zən<sup>13</sup>]、吓煞巴人[xə<sup>55</sup> ·sa ·pa ·zən<sup>13</sup>]、次煞巴人[ts'i<sup>31</sup> ·sa ·pa ·zən<sup>13</sup>]、厌煞巴人[ŋan<sup>324</sup> ·sa ·pa ·zən<sup>13</sup>]、糊巴烂臭[fu<sup>13</sup> ·pa lan<sup>31</sup> ts'əu]、淡巴捞烧[t'an<sup>31</sup> ·pa ·lau ·sau]、服哒六急[fu<sup>55</sup> ·ta ləu<sup>55</sup> ·ɕi]、忙哒六急[maŋ<sup>13</sup> ·ta ləu<sup>55</sup> ·ɕi]、搞哒六急[kau<sup>51</sup> ·ta ləu<sup>55</sup> ·ɕi]、痛哒六急[t'əŋ ·ta ləu<sup>55</sup> ·ɕi]、二不阑干[ə<sup>13</sup> pu<sup>31</sup> lan<sup>13</sup> kan<sup>33</sup>]、半不阑干[pan<sup>324</sup> pu<sup>31</sup> lan<sup>13</sup> kan<sup>33</sup>]

例解:

白支拉卡: 苍白, 无血色。例: 他一受气, 脸上就~。

毛乎龙冬: 满处是毛的样子。例: 猪脚还~, 嗯哦哩恰?

码码式得: 大约地。例: 这批货嗯~估下看, 值好多钱。

蔫蔫事得: 没精打采, 也指不够量, 未达到某种状态的样子。例: 称得~。

瘟巴事得: 做事不麻利, 动作迟钝, 慢性子。例: 嗯要她帮嗯做这件事啊, 她~, 一个月都不一定做得好。

服哒六急: 很佩服。但多为反语。例: 人家都在等嗯一个人, 嗯拉咖(是对老人的尊称, 这里为反语)倒好, 不紧不慢的, 我对嗯真是~。

搞哒六急：非常能折腾。例：~，我就懒得管他算了。

淡巴捞烧：形容很淡，缺盐少味的样子。也形容人没什么太平乏，没什么意思。例：他这个人~，冒一点味道。

假个妈嘎：假装。也形容很假，虚伪。例：他就是说~要给钱给噶，想不到噶还真了。

口[t'iau<sup>51</sup>]个妈嘎：特意，专门。例：我~来看他里，他屋里还冒得人。

次煞巴人：形容很不好，很烂。例：这都些么哩~的破铜烂铁咯，亏噶还全都买回来。

糊巴烂臭：形容十分糊，多指食物煮得过糊。例：噶会不会做饭啦，一锅饭都被噶煮得~。

“么拉叽”、“不拉叽”后缀在北方方言中经常出现，岳阳方言中也有使用，这是受了普通话和北方方言的影响，为轻声，极具口语特色和描写意义。

后缀“事得”在岳阳话中经常出现。常有“AA事得”、“A煞巴人”、“A巴事得”这种格式，“A”多为形容词，表达“什么什么样子”的意思。“AA”和“A”常为形容词，加上“事得”和“巴事得”这类后缀后，表现力更突出，气势更强。值得注意一点，这种格式，常与中性或是贬义形容词组合。（好巴事得\*）这几种词缀读轻声，词根“AA”第一个“A”重读，第二个要轻读。

“毛乎龙冬”中的后缀“乎龙冬”与北方方言中的“毛糊隆咚”中的“糊隆咚”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在后缀的写法上有着区别。同“AA事得”一样，表达消极意义。

三音节后缀“哒六急”是生动的岳阳方言，经常用在形容词和动词后面，使词语意义达到极限，增强表现力。和其它词缀不同，后缀的第一音节和第三音节轻声，第二音节重读，而且为最高调入声。

### 三、岳阳方言状态词缀特点

（一）总体来说，岳阳方言状态词缀与长沙方言状态词缀有很多相似之处。状态词缀的类型较全，但是前缀、中缀相对较少（岳阳方言状态词缀前缀5种，

词缀 56 类，词 96 个；中缀 8 种，词缀 29 类，词 101 个；长沙方言状态词缀前缀 5 种，词缀 75 类，词 130 个；中缀 7 种，词缀 26 类，词 50 个)。前缀中，单音前缀较多，多音节前缀较少。中缀的词缀种类不多，常见的多为固定搭配形式。“里”、“巴”“八”最为常见，并且组合成多种重叠格式。如“很 A 八 A”、“A 里 AB”等。

(二) 后缀各类多样。带“的”的词缀很多(与长沙方言相似)，数量丰富。很多格式都被包含在带“的”的词缀里。还有很多带“哒”、“哩”的后缀，常见为“BA 哒”、“AB 哒”、“AB 哩”，不少“的”后缀词语能与“哒”、“哩”后缀词语相互转换。(BA 的→BA 哒、AB 哒→ABB 哩)。岳阳方言单音状态后缀，普遍会轻音变调，如：“结巴”的“巴”变轻声，但是长沙方言单音状态后缀并不全变为轻声，如：“结巴”的“巴”就保持阴平不变。

(三) 岳阳方言状态词缀语音变调，主要体现在重读和轻读，大多数后缀变成轻声，少数前缀会变成入声。

## 第三章 湘方言状态词缀的特点

### 第一节 湘方言状态词缀的读音规律

#### 一、前缀读音

状态词缀的特点是语音形式变化与词缀化相对应，形成形、音、义对应规律。长沙方言的单音前缀常见的是阴平和入声，有部分单音前缀进入词语后会变成阴去，增加词语程度。如“刮毒”。二音节前缀中，第一个音节不变，第二个音节轻音。岳阳方言单音前缀稍有差异，阳去较少，少数词缀变调为入声，本身为阴去调的前缀不变调，而且要重读。除个别几个前缀，如“瘳淡”的“瘳”，多数前缀会轻读。如“统烂”。对于多音节前缀，大部分都是在词缀最后一个音节上轻声。与普通话相比，单音前缀多读阳平和去声。

#### 二、中缀读音

湘方言状态词缀中缀读音较为统一，不管是长沙方言还是岳阳方言，我们都能看到，大多中缀，如“巴”、“八”、“里”，都为轻声。

#### 三、后缀读音

单音后缀，在岳阳方言中都是轻声，如“邪乎”、“硬气”、“扎实”。但长沙方言中却不一定。单音后缀“的”、“哒”、“哩”为轻声，叠音、多音后缀及变换形式有相应的读音模式。“ABB式”第二个“B”为轻声，但是长沙方言中这种格式例外，“B”仍为原来的音调，这可能是因为长沙方言气势较强，但这样语义程度也更深。多音节后缀一般情况是前一音节轻声，后一音节或两音节为阴平。（不包括加“的”、“哒”、“哩”的变换式。）

## 第二节 湘方言状态词缀的结构类型

湘方言状态词缀的类型丰富，形式多样，前缀，中缀，后缀齐全。不管是长沙方言还是岳阳方言，词缀都颇为丰富。

### 一、前缀类型

前缀种类较少，而且多数能包括在加“的”、“哒”或“哩”的变换式中。单音前缀常出现在带“的”的后缀里。这和普通话不同，普通话中，前缀种类相对较多。

### 二、中缀类型

总体而言，中缀类型丰富，数量也较多。常见中缀有“里”、“巴”、“八”等。湘方言状态中缀常在固定格式中出现，构成极具方言特色的状态词。

(一)“A 里 AB”式 这一格式，在湘方言中使用较为广泛。词根“A”是用来描绘人的品性的形容词。叠用“A”，再加上词缀“里”，不仅加强语气，更加了一份表现力。凡表现人品性、性格一般都可能组成这一格式，在句中可做谓语、定语、状语。它们在表达贬义时，效果更加明显，通常在表达贬义时，极具湘方言特色。如“宝里宝气”、“苕里苕气”、“醒里醒气”。

(二)“BA 巴(八)A”式 这种形式有两种情况：

1、“B”是词缀，这时实际上是“BA”式的扩展格式。(BA→BA 巴 A)，加上“巴”中缀，再重叠词根“A”，程度得到双倍加强。如：“拉粗巴粗”、“稀碎巴碎”、“拍满巴满”。这一格式，在长沙、湘潭这类长沙型湘语中使用较少，其它地方都有使用，岳阳方言中，这类格式也较为常见。

2、“B”是词根，常为“很”、“蛮”、“好”、“无”、“死”等这类程度副词。“蛮 A 巴 A”、“很 A 八 A”(岳阳方言为“呵 A 八 A”)这类在湘方言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几乎可以和所有单音形容词连用。“死 A 巴 A”在衡阳方言中使用较多，“死”是衡阳方言里的强度标记，常表达极度厌恶的心理。娄底方言中常用“多 A 八 A”这种表达方式。

(三)“无A马A”式 其实和“无A八A”表达的意思差不多。

### 三、后缀类型

“的”、“哒”、“哩”后缀数量极其丰富。加“的”后缀的状态词是湘方言的一大特色，同样，“哒”、“哩”也是很有方言特色的状态后缀，“的”较常用在“BA的”，“B”是状态前缀。“哒”较多用在“AB哒”，“B”可以是词缀也可以是词根。“哩”则用在“AB哒”的变换式中，常见的有“AB哩”、“ABB哩”（AB哒→AB哩→ABB哩）在普通话中，单音后缀比湘方言的丰富，二音节重叠后缀也较多。但是随着普通话的全民普及，对湘方言影响越来越大，一些单音后缀或是多音节后缀进入湘方言使用后，会相应的变换成后面加“的”、“哒”、“哩”的加强式。

## 第三节 湘方言状态词缀的语用特点

### 一、语境、语域选择

语用方面，无论普通话还是各地方言的词缀构成的词都会有地域、场合、语体等语境、语域选择。有的词虽有不同词缀，但多种词缀表义相同。这主要是因为方言用字不是很固定，口耳相传难免变化，但也反映出对应确定语素或者说是文字并不重要。这点在湘方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长沙方言和岳阳方言中，有很多方言词没有固定的字，有的可以找到读音相近的词来代替，甚至有的没有汉字来表示，只是一个记音符号。如：□[mia<sup>55</sup>]黑、□[kuan<sup>55</sup>]绿，这里的前缀我们只知道方言读音，并不知道确切的汉字如何写。还有如：滑苦、哇苦、□[lia<sup>55</sup>]苦、□[nie<sup>55</sup>]苦、□[mia<sup>55</sup>]苦、□苦，都表达了苦，前缀“滑”、“哇”读音相近，都表示很苦之意，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后面几个都只是记音符号，也都是表达苦的程度很深。

由于语境因素，不同地域或是同一地域的不同对象对词语的选择会有不同，如“暖和”和“热乎”，大多城里人会用前者，农村人会用后者。当然也有不少城里人也说“热乎”，不过为较为年长者用，年轻人多受普通话影响，常用“暖

和”多过“热乎”。

(1) 这天冷死个把人，还是要穿件棉袄，硬是热乎（暖和）多哒。

(2) 恩哩（你）屋里就有蛮热乎（暖和）类，我屋里冻死人。

状态词缀还能区分书面语与口语的不同，总的来说，状态词缀有生动的描写性，而书面语受语言规范的影响，与普通话的差异较少，湘方言的状态词缀多见于口语中。不仅有通用口语“乎乎”、“巴巴”等。也有俚语特色的“宝里宝气”、“苕里苕气”、“傻巴事得”等。

语言是生动也是生活的，操一方言的人本着对自己方言的热爱和熟悉，会在不同程度上使用更多的词语或是形式修饰自己的语言。状态词缀也是方言区人喜欢的，特别在湘方言里，后缀最为丰富，如“的”、“哒”、“事得”等后缀。如岳阳方言中，说“傻”，会有几种表达方式，“宝”、“哈”、“苕”都是“傻”的意思，说一个人“傻”，可以说“傻乎的”“傻乎乎的”、“傻了巴叽（的）”、“傻不愣通”、“哈气”、“宝气”、“苕气”、“宝里宝气”、“哈里哈气”、“苕里苕气”，等等。如果按顺序来看，从前到后，首先是程度上的加深，越到后面程度越深。“傻”普遍适用，而“宝”、“苕”则具有方言特色，而且表达“傻”的意义也更重。

## 二、表达修辞含义

状态词缀的使用也能体现汉语的修辞含义。

### （一）借声表形——通感

通感修辞经常在非构词成分中出现，特别是在状态词缀中。如一些拟声词，成为状态词缀后就不再表声音了，而是表示形态，如：“糊隆咚”、“乎龙冬”等是把视觉、触觉等感觉转移到听觉的通感修辞上去。“血糊隆咚”、“毛糊隆咚”等，虽然后缀是描写声音的，但是当他们是状态词缀时，不再是实指声音了，而是使词语的表现力增强。

### （二）叠音强调——反复

在湘方言中，重叠词缀现象经常出现，起到了反复的作用，同时起到了突

出强调的作用。因为语素反复，音节反复同样是延长语音链的长度，增加语言成分的表达次数。获得特殊的标记提示，形式的加量带来了内容的加量。有的重叠词缀，有的重叠词根。（马彪，2008）如“AB 的”式→“ABB 哩”式（甜抵的→甜抵抵哩）“A 里 AB 式”（神里神经）等。

#### （三）描摹状态——隐喻

在湘方言中，状态词缀隐喻某种情态、色彩。在状态前缀中有集中体现。如“溜尖”、“稀烂”、“蜡软”等，它们则给“尖”、“烂”、“软”的事物具体形象化。“溜”可以是光滑，平滑的，“溜尖”可以理解为很尖很尖，而且周边是很光滑，可以物化成尖尖的圆锥体。“蜡软”可以形象地理解成像融了的蜡那样软，我们可以想像得到软的程度。

### 三、附加色彩含义

状态词缀不承载主要的词汇意义，而具有附加的形象色彩，感情色彩和语体色彩，（马彪，2008）受湖湘地域文化的影响，湘方言也能充分体现湖湘人的个性和感情色彩。就如湖南人酷爱食辣椒一样，湖南人言行也是一样地直率，热辣，爱憎分明，有什么就说什么。很多状态词缀都能充分体现这种感情色彩。如后缀“子”，常用在形容词后面（褒义形容词），表达喜欢，喜爱之义，（AB 子、AABB 子）“雪白子”、“漂亮子”、“整齐子”、“雪雪白白子”、“漂漂亮亮子”、“整整齐齐子”。还有词缀“哩”，有时也表喜爱，如意的感情色彩。如“粉坨坨哩”、“红鲜鲜哩”等。有的词语本身是中性的，加了状态词缀后，就有了喜爱，好的意思了。如后缀“唧”，“清甜唧”、“飞嫩唧”等，这些都表示很甜，很嫩，而且程度是刚刚好，让人很喜欢。又如“甜巴唧唧”“嫩巴唧唧”等，也是很甜，很嫩，但却不是让人喜欢，而是过分地程度，让人讨厌。相对于喜爱色彩，湘方言状态词缀更多地是形象生动表达贬义。有的是词缀专门和带贬义的形容词组合，有的是词缀本身所形成的固定搭配就带了贬义色彩。如较为常见的“A 里 AB 式”，“神里神经”、“宝里宝气”、“拉里拉萨”等。后缀“巴沙”虽然与之组合的词语不多，但是都是消极意义，如“眼泪巴沙”、“鼻涕巴沙”

等。还有“AA事得”、“A巴事得”等，这些都是与贬义词语组合的。如“傻巴事得”、“懒巴事得”、“丑巴事得”等。还有在长沙方言中的“口[kuan<sup>55</sup>]绿的”，前缀没有确切的字，只是个记音符号。单独使用时没有什么实际意思，但做了状态前缀修饰“绿”，却表示过分的绿，绿得很讨厌。

## 结 语

本文研究讨论湘方言的状态词缀，以长沙、岳阳两地为代表，并且对这两地状态词缀进行了系统，全面地分析和描写。在研究长沙方言状态词缀时，共列举词缀 178 类，词语 550 个。其中分为前缀 5 种，词缀 75 类，词 130 个；中缀 7 种，词缀 26 类，词 50 个；后缀 11 种，词缀 77 类，词 370 个。在研究岳阳方言状态词缀时，共列举词缀 145 类，词语 462 个。其中分为前缀 5 种，词缀 56 类，词 96 个；中缀 8 种，词缀 29 类，词 101 个；后缀 8 种，词缀 60 类，词 265 个。前缀、中缀相对较少，后缀丰富。有些格式，例如：“BBA”式和“BCDA”式和“CD+AB”式很少。湘方言状态中缀常出现在固定格式中，常见的有“A 里 B 里”式、“BA 八（巴）A”式、“无 A 马 A”式等。“的”、“哒”、“哩”后缀数量极其丰富。加“的”后缀的状态词是湘方言的一大特色，并且这些后缀之间能互相转换，成为变换加强式。（BA 的→AB 哒→AB 哩→ABB 哩）

状态词缀的一大特点就是有一定的读音规律。湘方言状态词缀也遵循这点。有的前缀、中缀和后缀都相应地改变本身的音调，如“BA 的”式，有的是“B”变为阴去调，有的是“A”变为阴去调，后缀“的”为轻声，这些变调使词语的表现力更深，更强。

湘方言状态词缀研究，是以湘方言的状态词缀作为一个切入点去研究湘方言，有助于我们对湖南方言有个全新的了解和认识。这不仅是对状态词缀研究，而且对湘方言研究，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本论文对湘方言的状态词缀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调查研究的同时，揭示了湘方言中长沙方言，岳阳方言中状态词缀的特征和整体面貌，并且从语用学角度认识湘方言状态词缀的特点及其分布情况，并对湘方言内部这两种方言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湘方言各方言的状态词缀有其共同的特点，也有各自独特之处。本文经过大量的方言调查和对已有资料的深入挖掘、对新鲜材料深入分析进而丰富和深化湘方言研究，并且让大家对湘方言的独特之处有进一步地了解。但是由于实际掌握的语料资源并不是最全面的，特别是岳阳方言的状态词缀，大多来自于日常生活，未有专门的著作可查。还有对各部分的研究未深入，需要今后更加完善。

## 参考文献

- [1] 鲍厚星等. 长沙方言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 [2] 戴庆厦. 社会语言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 [3] 方平权. 岳阳方言研究[M]. 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 1999.
- [4] 李永明、鲍厚星. 湖南省志·方言志[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1
- [5] 彭泽润. 衡山方言研究[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
- [6] 杨时逢等. 湖南方言调查报告[M].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4.
- [7] 岳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岳阳县志[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
- [8] 岳阳市南区志编纂委员会岳阳市南区志[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
- [9] 李荣主编. 《长沙方言词典》[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 [10]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 [11]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 [12] 王国璋等. 《现代汉语重叠形容词用法例释》[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
- [13] 刘叔新. 《汉语描写词汇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0.
- [14]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15] 罗昕如. 《湘方言词汇研究》[M].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6.
- [16] 彭逢澍. 《湘方言考释》[M].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7] 傅雨贤. 《语法·方言探微》[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8] 尹世超. 说“AB”的式状态形容词, 《语法研究和探索》(八)[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
- [19] 鲍厚星等. 《二十世纪湖南方言研究概述》[J]. 方言, 2000, (1).
- [20] 鲍厚星、颜森. 《湖南方言的分区》[J]. 方言, 1986, (4).
- [21] 李 蓝. 《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J]. 语言研究, 1994, (2).
- [22] 戴庆厦. 《景颇语重叠式的特点及其成因》[J]. 语言研究, 2000, (1).
- [23] 马 彪. 《现代汉语状态词缀及其类型学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2007.

- [24] 马彪. 《古代汉语状态词缀的变化发展》[J], 语言科学, 2008, (5).
- [25] 马彪. 《哈尔滨方言状态前缀研究》[J], 汉藏语学报, 2008, (3).
- [26] 马彪. 《汉语状态词缀构成的语用词缀系统》[J], 世界汉语学, 2010, (2).
- [27] 徐世漩. 《汉藏语言的派生构词方式分析》[J]. 民族语文, 1999, (4).
- [28] 石镔. 《ABB 式形容词语在宋代的演变》[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2005, (3).
- [29] 石镔. 《元曲四音状态词缀的构成》[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4, (2).
- [30] 华玉明. 《双音节动词重叠式 AABB 的状态形容词功能》[J]. 唐都学刊, 2003, (2).
- [31] 张小克. 《长沙方言的 bA 式形容词》[J]. 方言, 2004, (3).
- [32] 沈红宇. 《长沙方言状态形容词讨探》[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4, (5).
- [33] 方平权. 《岳阳方言状态形容词的若干形式和特点》[J]. 云梦学刊, 1994, (1).
- [34] 李雨梅, 曾常红. 《湘乡方言形容词的重叠式》[J]. 文史博览·理论·2007,
- [35] 尹钟宏. 《娄底方言重叠式的构成形式及特征》[J].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 2005, (6).
- [36] 胡艳柳. 《湖南临湘方言的重叠式及类型小探》[J]. 语言应用研究, 2008, (10).
- [37] 李启群. 《吉首方言的重叠式》[J]. 吉首大学学报, 1994, (3).
- [38] 何薇. 湖南岳阳市新派方言的语音特点[J]. 广州: 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 (9).
- [39] 伍文姬. 《语音要素在词汇语法化进程中所担任的角色》, 《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会论文集》[C].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

## 致 谢

感谢我的导师马彪教授，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马老师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宝贵意见，启发了我的思路，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马老师不仅在论文的选题、资料的收集、大纲的设计上悉心指导我，甚至对标点符号和错别字都进行了认真、细致地指正。马老师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执着的科研精神对我有深远的影响，对我的一生都大有裨益。

在黑龙江大学学习生活了七年，这期间很多老师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关怀与帮助，尤其是在攻读研究生期间，戴昭铭教授，邹韶华教授、李先耕教授、杨华教授、尹世超教授、李波教授和蒋可心教授，他们的言传身教，不仅使我积累掌握了专业知识的技能，也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我的成长，汇注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心血，在这里，我表示深深的敬意。

感谢在方言调查中，给予我无私帮助的人，感谢他们抽出宝贵的时间，付出了劳动。尤其是李嗲嗲，78岁高龄，却热心帮助我进行语音调查。同时也要感谢我的高中同学郭灿，是她在方言调查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便利舒适的学习环境。

感谢我的研究生同学们，他们勤奋好学，认真上进的学习态度，时刻鼓舞和感染着我。他们热情善良，我在消极倦怠时，给我鼓励，并且给不常在校的我提供了很多信息和资料，十分感谢。

最后要感谢我的亲人，特别是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在我遇到困难时，总是帮我想办法，替我分忧，给我鼓励，让我倍感温暖和幸福。谢谢！